

联系我们 —— 故事中国网 www.storychina.cn
故事会®
2017
11月下
STORIES
上海世纪出版集团
22
吉慶街
舌尖记忆 故事留香
2018年《故事会》线上订阅服务，详情请见封二



“名刊荟萃

只有你

想不到的

没有你**找不到**

De**杂志**”





plus.qikan.com.cn
最新名刊会IOS版本已在苹果市场上线
打开苹果市场搜索【名刊会】即可下载体验



龙源数字传媒集团
Dragonsource Digital Media Group

笑话与爱情



最近读了一个颇为感人的故事。一对夫妻有一个罐子，专门用来装笑话，每当两人看到有趣的笑话，就会写在纸条上，放进罐子里。一旦他们碰上不开心的事情，就打开罐子，取出一个笑话，大声朗读，借此忘记不愉快。

夫妻俩在一起愉快地生活了七年，放进罐子里的笑话远比取出来的多。然而就在这时，妻子被诊断出得了癌症。夫妻俩抱在一起痛哭流涕，之后便打开了罐子，大声读了起来。读了好几个，妻子才露出一个微笑。这天，两人读了很多笑话，渐渐地，也树立起与病魔作斗争的信念。

可妻子的病还是越来越重了，她饱受折磨，唯一能让她忘掉病痛的就是读笑话的时候。最后，妻子虚弱得读不动了，就由丈夫读给她听。

一天，丈夫照旧在病房里给妻子读笑话，他把手伸进罐子，触到了罐底，不禁一愣。妻子见了，虚弱地笑了笑，问丈夫："罐子里还有几个笑话？"

丈夫摸了摸，说还有两个。妻子点点头，伸出了手，于是丈夫递上罐子，让妻子挑了一个笑话。丈夫读完后，他又把手伸进罐子，想取最后一张纸条，但是妻子轻轻握住他的手，阻止了他，说："现在不要，以后再说吧。"

丈夫点点头，打算回去再找些笑话补充进罐子里。

妻子说："我爱你，亲爱的。"丈夫闻言亲了亲她的额头，给她盖好被子。妻子微笑着睡去了，这次，她再也没有醒来。

几天之后，丈夫为妻子举行了悼念仪式。亲友们离去后，丈夫在棺柩前跪下，打算把罐子放进去，好让最后一个笑话永远陪伴着妻子。可刹那间，丈夫突然明白了什么，他毫不迟疑地拿出最后一张纸条，只见那张纸条缺了一个角，上面有一个笑话，还写着一段话："傻瓜，笑话早就没有了，是我拜托护工补充进去的。最后一个笑话留给你，记得要大声朗读。"

这便是普通人的爱情，平淡如水，却情深似海。

（插图：丁德武）

643 2017 SEMIMONTHLY 下半月刊 11月



欢迎登录本刊主办的“故事中国网”（www.storychina.cn）











2017年11月

下半月刊·绿版

社　长、主　编　夏一鸣

副社长　张　凯

副主编　朱　虹　吕　佳

本期责任编辑　赵媛佳

电子邮箱　babyfuji@126.com

发稿编辑

朱　虹　王　琦　刘雁君

美术编辑　郭瑾玮　王怡斐

本社办公室电话　021-6437 5030

红版编辑部电话　021-6433 2325

绿版编辑部电话　021-6433 6469

地址　上海市绍兴路74号　邮编　200020

主管　上海世纪出版集团

主办　上海故事会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出版单位　《故事会》编辑部

发行范围　公开

出版发行部

发行业务　021-6431 3938

发行经理　钮　颖

媒介合作　021-6433 8113

广告业务　021-6433 4376

广告经营许可证

沪工商广字3100320080016号

媒体部

新媒体　021-6467 7160

故事会互联网+

《故事会》微博　@故事会

《故事会》微信　story63

故事中国网　www.storychina.cn

《故事会》网店

shop36332989.taobao.com




国外发行　中国图书贸易总公司

印刷　上海四维数字图文有限公司

发行　中国邮政集团公司报刊发行局总发行

国内代号　4-225　定价　4.00元

牛尾巴

牧场里来了个新的挤奶工。一天，挤奶工挤完奶，牧场主问他 ：“你怎么鼻青脸肿的？”

挤奶工叹了口气说 ：“挤奶时，奶牛的尾巴总是甩来甩去，甩得我脸上很痒。”

牧场主疑惑地问 ：“那和你鼻青脸肿有什么关系？”

挤奶工叹了口气，说 ：“因为我把一块石头绑在了牛尾巴上……”

（梁诗菊）





（本栏插图：包丰一）

菜 谱

老婆买了本菜谱，老公问道 ：“老婆，你买菜谱干吗？”

老婆说 ：“提高一下生活质量呗。”

老公听了，欣喜地说 ：“那以后咱家你做菜？我不做咯！”

老婆一瞪眼 ：“错！”

老公正疑惑，只见老婆打开菜谱，兴奋地说 ：“从今天开始，我要按照菜谱点菜，今晚就先来一个‘蟹黄鱼翅’和‘清炖燕窝’吧！”

（周继红）

耍酒疯

有个人一喝酒就喜欢耍酒疯，这让他的妻子很是头疼。

一天，这人问妻子要酒喝，妻子便拿了一杯白开水给他喝了。不一会儿，这人又手舞足蹈起来。

妻子骂道 ：“天杀的！你喝了白开水也能耍酒疯吗？”

这人听了，自嘲地说 ：“我也有点奇怪，今天这个酒疯怎么有些耍不起来……”

（潘 烨）

打麻将

小吴和老王是麻友，他们经常一起打麻将。

一天，老王在麻将桌上说起了他女儿："这孩子，到现在也没有男朋友，愁死我了。"

小吴摸摸头说："叔叔，其实我是您女儿的男朋友，我们正准备把这事告诉您……"

老王一愣，接着连连摆手："不行，你们不能在一起！"

小吴疑惑地问："为什么？"

老王叹口气说："你是不知道，我闺女跟她妈一样，管钱可紧了，要是你们结婚了，你还有钱跟我打麻将吗？"

（天　问）

记广告

老妈在家看电视剧，忽然，她拿出一个小本子，认真地写着什么。

儿子问老妈："你在干什么？"

老妈指了指电视，说："我在记广告。"

儿子奇怪道："为什么要记广告啊？"

老妈说："我得记着是哪些产品耽误我看电视剧，以后坚决不买！"

（梅之傲）

了不起的月亮

一天晚上，5 岁的儿子和妈妈一起散步，他忽然说："妈妈，月亮真了不起。"

妈妈好奇地问："有什么了不起呀？"

儿子说："月亮的胆子比太阳大。"

妈妈感到很奇怪："为什么啊？"

儿子指着月亮说："月亮敢晚上出来玩，太阳就不敢！"　（月月鸟）



长得很好看

一个女人带着孩子去做健康检查。医生说：“你的孩子长得很好看。”

女人笑着说：“哈哈，您对所有孩子都是这么评价的吧？”

医生摇头说：“不，只有确实长得好看的孩子，我才这么说。”

女人疑惑道：“那你对长得不好看的孩子怎么说呢？”

医生不好意思地笑了：“我一般对他们的家长说，孩子长得真像你！”

（步步清风）



词不达意

一个老外喜欢上一个中国姑娘，邀请她共进晚餐。吃着吃着，姑娘笑问：“你怎么光看着我吃，自己不吃啊？”

老外想用“秀色可餐”来讨好姑娘，但一时想不起这个词怎么说，情急之下脱口而出：“我看见你就饱了！”（田龙华）

手机会放屁

有个男人在饭店门口等位，突然很想放屁，又觉得不好意思，他急中生智，打开手机里一个放屁比赛的视频，把音量调到最大，然后在手机声音的掩盖下放了个屁。

男人正得意时，旁边一个大爷对他说：“小伙子，你的手机太智能了，手机里放屁我竟然能闻到臭味！”

（一米阳光）

帮　助

一对男女在聚会上相识，聊得非常投机。临别前，男人留下了电话号码，说：“如果多年以后你还没有嫁人，请打电话告诉我。”

多年后，女人依然单身，想起那次难忘的聚会，便找出男人的号码拨了过去。只听电话那头传来一个声音：“您好！这里是婚介所，请问您需要什么帮助？”（红　红）

不要陪伴

有个酒鬼到别人家喝酒，直到宴席快结束了，他还没喝过瘾。

于是酒鬼对客人们说：“你们回家路都挺远，就先回去吧，不用陪着我。”客人们听了，都纷纷回家了，只有主人陪着他继续喝酒。

酒鬼又对主人说：“你也路远，先回吧，别陪我了。”

主人奇怪地说：“这儿就是我的家，你让我回哪儿去？”

酒鬼说：“你还要回卧室去睡，我今天就在这酒桌上睡了。”

（竹之语）

什么关系

数学课上，老师忽地大声喊出：“班长、副班长，起立！”

班长和副班长恰好是一个男生、一个女生，两人应声站了起来。

老师表情严肃地问道：“说，你们现在是什么关系！”

班长和副班长正在谈恋爱，他们吓坏了，不知老师是怎么知道的。

两人支支吾吾说不出话，却见老师忽然一挥手，说：“怎么这都答不出？你们都垂直于地面，是互相平行的关系！今天我们来学习直线与平面之间的关系……”

（心香一瓣）



触犯天条

小红长得不漂亮，却喜欢自称“仙女”。

一天，小红边照镜子边懊恼地说：“魔镜啊魔镜，本仙女长得这么漂亮，为什么一直谈不了恋爱呢？”

妈妈在一旁听了，冷笑着说：“可能是因为仙女谈恋爱触犯天条吧！”

（潘光贤）



本栏目欢迎来稿。如有新鲜感、有精彩细节的笑话佳作尽快投寄给我们。来稿一经采用，即致稿费，最高稿费为一则100元。本期责任编辑电子信箱：babyfuji@126.com。



换灯泡

换灯泡很简单，卸下旧的换上新的，几秒钟就能搞定。可是，在机关单位里，这可是个技术活……

■阿　愚



小吴是一家机关单位的新员工。这天，小吴正准备下班，刚巧，走廊里的一盏灯烧坏了。领导正好路过，随口对他说："小吴啊，你去找后勤处，让他们换一下灯泡。"小吴连连答应。

第二天刚上班，小吴就来到后勤处，一个老师傅听他说了情况，点点头说："就是一个灯泡的问题，我知道了。但我们后勤处这几天都忙得团团转，走廊里的灯不影响工作，要不你先等一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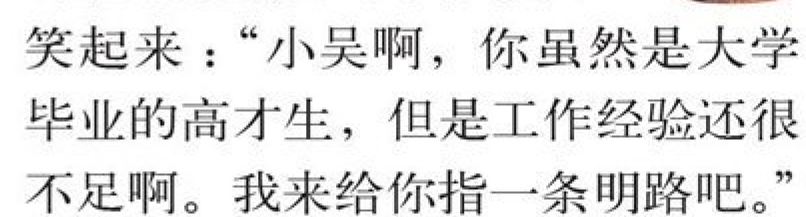
"那……我自己买个灯泡换上吧。"

老师傅问："你有电工证吗？按照单位规定，操作220伏强电，必须要有电工证。"

"我没有。那可怎么办？你们没空换，又不让我自己换。"

"很简单，你从外面找个人来换。"

小吴点点头，心想大单位就是严谨，把所有安全隐患都考虑到了。小吴向领导汇报了情况，领导笑笑说："那就找人换吧。但这样会产



生人工费，你去问问财务处，看费用怎么报销。”

于是小吴又来到了财务处。财务听他说完，提出了自己的要求：“你不能随随便便在大街上拉个工人，必须找正规的劳务公司，因为要正规发票才能报销；而且必须找够三家公司，比较它们的价格，选出报价最低的那家。”

小吴问：“这也太麻烦了，随便找家公司不行吗？”

“哪能随便找呢？万一那家公司是你亲戚开的怎么办？万一中间有回扣怎么办？万一产生法律纠纷怎么办？所以一定要正规公司，让它们报价，然后交给我们审核。审核通过后，你让价格最低的那一家来换灯泡就可以了，这也是为了避免风险。”

于是，小吴找到了几家劳务公司的联系方式，打电话过去，结果别人听说换一个灯泡还要开发票，立马就挂断了。小吴心灰意冷，万般无奈之下，只好硬着头皮再去跟领导汇报。

他很担心，自己连这么简单的事都做不好，领导一定会怪罪他。但领导听他讲完后反而哈哈大笑起来：“小吴啊，你虽然是大学毕业的高才生，但是工作经验还很不足啊。我来给你指一条明路吧。”

小吴连忙摆出虚心受教的表情：“领导，您请说。”

“你还去找后勤处的那个老师傅，他可不是一般人，他是后勤处的副处长。你找到他后什么都不要说，直接请他吃饭就可以了。”

小吴恍然大悟，他早就听长辈们说过，在机关里，想要办成事，就不能不喝酒，现在果然是这样。



第二天，小吴订好饭店，带上信用卡，把后勤处副处长约了出来。

酒过三巡，菜过五味，副处长开腔了："小吴呀，怎么今天突然想起来请我吃饭？有什么事你就直说吧。"

"其实没啥事……我们部门的灯泡坏了，您给想想办法呗。"

副处长拍拍胸脯，说："包在我身上，明天就让人给你换。如果他们太忙，我就亲自给你换。我可是十几年的老电工了，闭着眼都能修好。"

"哪能让您亲自上阵？找人随便修修就可以了。我先在这谢谢您啦。"小吴说完，连忙举杯敬酒。一杯白酒下肚，小吴心里的石头也落了地，问题总算是解决了。送走副处长，小吴走在回家的路上，感慨自己还是太缺乏社会经验了，以后一定要好好学习这些人情世故才行。

他算了一笔账：如果自己买个灯泡换掉，大概要5元钱；如果是找人来换，大概要50元；请处长吃的这顿饭，总共花了他500元。但小吴认为，只要能解决问题，这钱就花得值。

第二天，小吴满怀希望地等着后勤处的人来换灯泡。但左等右等也没人来，他也不好意思打电话去催。快下班的时候，小吴决定亲自去后勤处问一问。

到了地方，小吴发现整个后勤处都忙成一团。他抓住一个人问："你们的副处长呢？"

那人一脸慌张："你还不知道吧？大事不好啦！"

小吴赶紧问："怎么啦，出了什么事？"

"咱们单位一把手那儿的空调坏了，非常生气。现在整个后勤处都在为这事忙呢。"

小吴没多说什么，默默下班回家了。

周末，小吴一个人来到单位。他看看四下无人，就搬了一把椅子到走廊，然后从口袋里悄悄掏出一个新灯泡，把坏掉的老灯泡换下，长舒了一口气。

第二天上班时，没有一个人发现走廊坏掉的电灯又亮了。

（发稿编辑：王　琦）

（题图、插图：孙小片）

绿版编辑部电子邮箱：
朱　虹：zhong98305@sina.com
王　琦：wangqi_8656@126.com
刘雁君：nina_lyj@sina.com
赵嫒佳：babyfuji@126.com





广场舞

蒋 曼

清苑小区规模大、人口多，广场舞很火，明秀最近也开始在小区的中心广场跳舞。

这才第三天，领舞的梅姐就来搭讪："刚搬来的吧？"明秀笑着点头。梅姐很和气："我们这个是自发的组织，你要是决定一直跟我们跳，每个月就交五块钱，主要是维护音响，买光碟、电池之类。"明秀忙从贴身口袋里翻出十块钱递给梅姐："我们那边也是这样收的，就别找了，权当我给咱队的见面礼。"因为平时总有人不自觉交钱，拖来拖去的，所以明秀给梅姐留下的第一印象很好。

明秀跳舞时，一头红发引人注目。有人来打听，梅姐说：之前住城南，儿子外出培训，媳妇怀孕了，她这个婆婆是来照顾媳妇的。梅姐很是羡慕明秀："你可真胆大呀，这岁数了还染红头发。"明秀快人快语："染成黑色吧，白头发新长出来反而遮不住，染成红色还藏得住一些。岁数大了，只要不影响别人，管他呢。"梅姐觉得明秀很洒脱，好相处。

不久，跳舞的姐妹里有几个也染了红发，大家都觉得比染黑发好看。这天，梅姐和舞蹈队的骨干邀明秀喝茶，明秀拿来一大包干果，都是碧根果、腰果这类贵的。大家都说："吃吃花生、瓜子就行了，

这些东西贵。”明秀说：“是媳妇不想吃了的，大家帮着吃，免得放坏了浪费。每天吃点坚果，对心血管好。”

“你晚上总是跳一半就走，是要回家给媳妇做夜宵吗？”

“不是，是岁数大了，跳太久膝盖受不了。运动过量对身体也有损害，老年人最要保护的就是膝盖。”

“不会吧？我们这儿有人上午下午加起来要跳三五个小时，也没啥事。”

“我退休前是医生，懂一点保健知识。老年人活动要多样化，散步跳舞拉筋，一样做一点，动静结合，体力脑力都要锻炼；还有，那个音响声音太大了，刺激鼓膜，对耳朵不好，我在前排跳都要塞个耳塞。”

“你真懂保养，连耳朵都注意到了，干脆给我们开个健康讲座吧。”

“行啊，梅姐下命令，老身不敢不从。”

健康讲座上，明秀说：“早上醒了不要立即起床，揉腹部，顺时针三百下，逆时针三百下；吃点东西再运动，不然容易低血糖；冬天污染严重时，就不要外出锻炼了，雾霾伤肺。”明秀还教大家拍经络、按穴位的方法，建议睡前泡泡脚，可以安神助眠。

梅姐说，认这些穴位比跳舞还累。明秀说，这是锻炼脑子，免得以后痴呆。后来，大家都反映做这些养生功课时间不够，于是，广场舞的结束时间提前了一小时。

听说明秀的儿子马上要回来，而且以后媳妇生了，亲家母会来照顾，明秀就要回城南了，梅姐她们都有些依依不舍。明秀安慰道：“我以后会常来看你们的，我孙子还在这儿住呢。”

明秀儿子回来的第一天就问媳妇：“那群跳广场舞的大妈怎么素质突然提高了？声音小了不说，晚上八点就散，早上也不那么早就跳了。”媳妇笑笑，说：“那都是妈的功劳。”

儿子给明秀打电话：“妈，你可真有两下子，我以前扔垃圾都撵不走她们。听说你是打入敌人内部，分化、瓦解，战术高明啊！”

明秀在电话里沉吟了一下，说：“她们不是敌人，我也没有啥战术，将心比心罢了。”

（推荐者：吕　一）

（发稿编辑：刘雁君）

（题图：孙小片）





敲竹杠

王朵儿

那是很久以前的事了，那些年街上几乎没有机动车，特别是在乡下，走在街上，偶尔看见一辆崭新的自行车，大伙都会驻足观望，羡慕不已。可是向阳村的老黄家,却在同一天买了两辆崭新的“金鹿”回了家!

老黄之所以狠心买这两辆自行车，全是为了给他那两个儿子找对象，俩儿子骑着金鹿在村里一转，那多拉风啊！果不其然，老黄的大儿子骑着金鹿,很快就定下了亲事，但媒人说女方有个要求：女方有个弟弟叫六子，听说老黄在派出所上班，便想让他给找点事做，最好是不出力，还能多赚钱的。

媒人这么一说，全家人都犯了愁：哪有这么好的事情，不出力还能赚大钱的？这不是刁难人吗？唯独老黄，还是慢悠悠地抽着烟，一副胸有成竹的样子：“劳您去给说一声，让孩子准备一下，过两天来上班便是。”

媒人一走，家里人都开始埋怨老黄，不该夸这么大的海口。老黄依旧笑眯眯地说：“没有金刚钻，我能揽这瓷器活？”

原来老黄刚买自行车时，所长借了一回。回来所长就跟老黄说，以后自行车都要办牌照了，全归派出所管理，还要招一批联防队员，去马路上查车，没牌照的要罚款扣车……你看,这不就是“既不出力，又可赚大钱”的好差事吗？




于是，老黄家大儿子很快就结了婚，老黄说到做到，安排六子上了岗。

六子好像天生就是干这行的料，他每天很早就上路，专挑僻静处躲起来。一遇到骑车的，马上跳出来，真是神出鬼没，防不胜防。那个年代，凡骑车出来的，都是充门面的，没几个是自己的车，所以一听说要扣车，都是爽快地掏钱了事。六子赚得盆满钵满，他一方面往派出所象征性地交那么一点钱；另一方面隔三差五地买些烟酒，讨好老黄和所长，弄得大伙都是一团和气，其乐融融。

可时间长了，就有人眼红了。老黄的大儿子埋怨老黄：你给一个外人那么好的差事，都不给你儿子，这算个什么道理？

老黄一听真是有口难言：这派出所又不是他自家开的，哪能说怎样就怎样？可大儿子说得句句在理，具体该怎么办呢？既不影响六子，又不能让所长说三道四……老黄想了很久，终于想出了一个好办法。

老黄找来了六子，说："六子，你姐夫想弄个停车的地方，逢集会之类的帮人看管一下自行车，挣些零花钱，或者你查了车也可以暂放那里……"

六子是聪明人，一听这话，直接就说："叔，你看这样行吗？我查了车，一律让他们放到我姐夫这里，就说停车场要校验车架号，哪怕一小时，也要让他们放。罚款呢，我少收一块，让我姐夫收一块，就说是看车费！"老黄什么话也没说，只紧紧握了握六子的手，表示非常赞同。

老黄的大儿子第二天就开始营业了。自此后，老黄家便和谐了很多。所长被老黄"意思"了两次后，也没说什么：毕竟还是两块钱的罚款嘛，只是分到了不同的两个人手里。

老黄家的小日子蒸蒸日上，很快二儿子也有了对象。不知是媒人走漏了风声，还是六子的影响面太大，临近结婚时，二儿媳妇也提出了条件：给她弟弟顺子也找份工作，类同六子就好！

老黄想啊想，折腾了半天，顺子的小修车铺在停车场附近开业了。刚开业，生意就很红火，说是修车，其实只有一个打气筒，其余啥都没有。来修车的，要么是轮胎缺气，要么就是没了气门芯。这车子没有牌照，进了停车场，可以找熟人说情，不收费；可车子没了气，

总不能再找熟人了吧？所以，顺子的生意最好，他规定：用打气筒一元；换气门芯，两元。爱换不换，爱打不打！不议价，不强留！

顺子之所以这么牛，是因为所有由停车场出来的车子，车胎都是没气的！一般的车子，就是没气；好一点的车子干脆就是没了气门芯。若追究原因，停车场的人回应说：放在这里就是这样，我们只负责看车，有气没气和我们没关系。要修车，呶，前面就是修车铺！要是告到所长，所长也就是一句：车子没气就打气，换件就给人换件的钱，天经地义嘛。老百姓都是诉苦无门，可车还得照样骑啊！

这一天是庙会，六子生意非常红火。时至傍晚，赶庙会回家的人，又被六子逮到一批罚了款。这边一扣车，车子就被老黄的大儿子推到停车场。等攒够一批，六子就让他们排队挨个处理。

大伙儿都等着回家，所以抢着交钱，闹闹哄哄，吵得六子的脑子嗡嗡乱叫。只有一个戴鸭舌帽的男人，蹲在路边，独自抽烟，有人挤，他就让，看样子是在等所有的人处理好了，他最后一个。六子想：像这样的好同志，临了一定不能让他吃亏。

终于，吵闹的人群被六子打发去了停车场。六子舒了一口气，走到还蹲在那儿抽烟的鸭舌帽面前，说："给，这是你的放车条！"鸭舌帽抬眼瞅了一眼六子，接着伸手要从包里往外掏钱。六子"嘘"了一声，制止了："不要了，你快去推车吧！"

鸭舌帽似乎反应迟钝，脸上没有丝毫的感激与欢喜，相反他还蹙着眉头，问："为什么，觉着我没钱？"六子笑了，他今天很开心，因为生意确实不错，他有个习惯：





凡是生意好时，都要“舍”一点。六子说：“今天就有这么一个幸运奖，让你轮到了！”说完，他哼着歌，转身就离开了。

老黄的大儿子，也在停车场等这最后一位车主。所以鸭舌帽一交放车条，老黄的大儿子也就赶紧收拾回家了。等鸭舌帽推车要走时，才发现前后轮都没了气门芯，他气笑了：这世上竟还有这样的事？

正当鸭舌帽发呆时，不远处修车铺的顺子耐不住了，这都一整天了，他也该下班了。所以他便远远地对着鸭舌帽喊：“那个推车的，你要打气不？不打我就收班了！”

顺子这么一喊，鸭舌帽看了看还没走远的六子和老黄的大儿子，突然明白了：原来如此，这都是一伙的啊！

鸭舌帽压了压帽子，来到修车铺，换好气门芯，顺子看他鼓鼓的包，手一伸：十块！顺子的想法和六子不一样：这临到天黑了，能榨一下就狠狠地榨。鸭舌帽“嘿嘿”一笑，从包里掏出一沓厚厚的钱来，看样子有一千，他弹了弹钱，说：“你看这够不？”

顺子一看，立马火了：有钱咋了？拿钱吓我！你敢给，我就敢要！他伸手就从鸭舌帽手里拿了那钱。

鸭舌帽笑得更大声了，他突然掏出一把刀来，恶狠狠地说：“从来都是我抢别人的，你敢抢我？”说着，他便捅了顺子一刀，顺子疼得大叫起来。

六子和老黄的大儿子听到动静，连忙转身向这边跑来，直扑鸭舌帽。鸭舌帽舞着刀子想杀出一条血路，却被六子三人团团围住，最终只能束手就擒，而六子他们仨也被刀子划了好几下，龇牙咧嘴地连忙报警、叫救护车。

等警察来了，一调查才知道，鸭舌帽是个亡命徒、全国通缉犯。今天遇到查车的，他本打算处理好就悄悄离开的，哪想遭遇这些，他实在气不过，热血上头，就掏出了刀子……

事后，所长去医院探望六子他们，见老黄看着儿子心疼不已，便拍拍他的肩膀安慰说：“要不是查车，一时半会儿也抓不到这鸭舌帽！你家这三人奋不顾身拦截歹徒，等上面派人来仔细调查之后，会给他们仨通报表扬的！”

老黄听了，吓得冷汗直流，一屁股坐在地上。

（发稿编辑：赵嫒佳）

（题图、插图：孙小片）





自以为有谈判的资本，不承想却陷入了一个局……



谈判

□林扶霄

田晓丽是红云服装公司的公关部经理。她年轻漂亮，能说会道，深得公司赵总经理的信任。

这天，赵总把田晓丽叫到办公室，说他们公司打算并购同城的靓纱公司，专家的估值是四千万，而靓纱公司开出的价码则是五千万。他想让田晓丽去和靓纱公司谈判，把价格杀到四千万，并许诺田晓丽，事成之后奖励她一百万，并升她当副总。

田晓丽领命后，很快就来到了靓纱公司，见到了总经理柳亚梅。柳亚梅看上去温柔和善，田晓丽本以为她很好说话，可谈判了半天，田晓丽不禁大失所望，这柳亚梅柔中带刚，说话像打太极，绕一大圈回来，最后还是要五千万，一个子儿都不能少。

回到公司后，田晓丽十分沮丧地向赵总汇报了这一情况。但赵总似乎并不意外，他从容地说："这几天，我已派人暗中调查了柳亚梅的底细。我实在纳闷，难道你真的不知道柳亚梅是谁？"

田晓丽有点莫名地摇摇头，赵总说，柳亚梅其实是张世雄的前妻。

赵总口中的张世雄，是田晓丽新近交往的男朋友，此人也是做企业的，在当地小有影响。然而由于接触时间较短，田晓丽对张世雄的情感经历还不太了解，只知道他离



过婚，有一个正在读幼儿园的儿子，至于其他，她一无所知。

田晓丽沉思了一会儿，有些为难地说："赵总是想让我利用这一层关系？可万一柳亚梅与张世雄关系不和，甚至水火不容、互相敌视呢，这样的话，我岂不更加被动？"

赵总还是淡定地笑道："晓丽啊，张世雄与柳亚梅有个儿子，名叫舟舟，你真正应该利用的是他。"

见田晓丽还是一脸迷茫，赵总微笑着继续说道："你想啊，你要是和张世雄结了婚，舟舟就算是落在你的手心里了，柳亚梅敢和你过不去吗？她想过她儿子的处境吗？我的话就说到这儿了，你是个聪明人，好好想想吧。"

回去后，田晓丽苦思冥想了好几天，终于有了主意。她先是催着张世雄把结婚证给领了，接着便拿着结婚证，再次敲开了柳亚梅办公室的门。

柳亚梅看了田晓丽与张世雄的结婚证，果然大吃一惊，但转瞬又冷冷地说："幼稚！你和张世雄结婚关我什么事？"

田晓丽平静地说："幼稚的人是你！难道你就没想过，我和张世雄结婚之后，我就是舟舟的妈了？"

凭着母亲的直觉，柳亚梅从心底升起了一丝寒意，她焦躁地问："你想干什么？"

田晓丽阴阳怪气地说："不干什么，只是想提醒你，我现在已经和张世雄住一起了，也就是说，你的宝贝儿子每天都在我手里，他的身心健康都在我的掌控之下。我今天来就是想知道，你儿子的健康值不值一千万？"

柳亚梅气急败坏道："无耻！你等着，我会夺回孩子的抚养权的！"

田晓丽大笑道："夺回抚养权？凭什么？红口白牙地就说我虐待孩子？证据呢？"

柳亚梅顿时哑口无言。这突如其来的打击，令她防不胜防，也难以招架，她失魂落魄地坐着，很久没有说一句话。

田晓丽从柳亚梅躲闪的眼神中看出了她正在摇摆的内心，便催促柳亚梅快些做出决定，柳亚梅迫于无奈，最终答应了红云公司的条件。

田晓丽强忍心中的狂喜，说："你先拟合同，准备好复印件，两天后我会来取，等我公司老总过目之后，便可择日签约。"

很快就到了约定的日子，田晓丽又春风得意地踏进了靓纱公司的

大门。见到柳亚梅后，她让对方送上合同文本，不料，柳亚梅只是微笑着，就是不动身子。田晓丽再催，柳亚梅面无表情地回道："要想买下本公司，五千万是最低价。"

田晓丽脸上的笑容僵住了，她问柳亚梅是否考虑过这样做的后果。

柳亚梅微微一笑，说："你别拿孩子来吓唬我，你没这个胆。"

田晓丽紧盯着柳亚梅的眼睛道："只要你这个母亲敢下赌注，我这个庄家就奉陪到底。"

柳亚梅没被吓倒，依然镇定道："你以为张世雄是傻瓜吗？任由你糟蹋孩子？我告诉你，你要是敢动孩子一根毫毛，张世雄第一个会要你的命。"

田晓丽没被柳亚梅的气势给镇住，她悠闲地点了根烟，又朝柳亚梅娴熟地吐了个烟圈，才绵里藏针地说："柳亚梅，你也算是个见多识广的企业家，这头脑怎么就那么简单呢？你以为我会明目张胆地去伤害舟舟？我疯了？你知道张世雄为什么跟我结婚吗？就是因为我爱舟舟，我能和舟舟打成一片，像亲妈一样疼他。比如上星期，我就给舟舟买了几桶高级奶粉，张世雄也很开心，可他不知道，这所谓的高级奶粉，原来是过期很久的处理货。还有，我前天给舟舟买的无糖饼干，也号称健康产品，可仔细一看，也是过期货。你说我怎么就那么倒霉呢，想对孩子表示一下爱心就那么难吗？"

柳亚梅彻底被激怒了，她大骂道："田晓丽，你这个无耻阴险的女人！你要是敢用这种卑鄙下流的手段来对付我孩子，我就杀了你！"

田晓丽毫不示弱："杀了我？你来啊！我死了你也得偿命。好了，你现在在气头上，我不跟你理论，







什么时候后悔了，害怕了，再给我打电话来签合同。我会给你机会的。”说完，她便一甩头发，转身走人了。

田晓丽的车开得飞快，因为今天是张世雄的生日，她说好要陪他看一场电影。

在电影院的休息区，她等来了一脸严肃的张世雄。田晓丽十分诧异，怎么早上还温柔体贴的丈夫，此刻就如此冷若冰霜了呢？她一个劲地问张世雄出什么事了，张世雄半晌才问道：“你是不是去找柳亚梅了？”

田晓丽吃了一惊，问他是怎么知道的。

张世雄冷冷地说：“她早上打电话给我，说让我去她办公室听一场戏。刚才你和她说话的时候，我就在她办公室的休息间里，所有的对话都听到了。”

田晓丽急道：“你别误会，我之所以这样说，完全是出于工作需要，并非真心想这样对舟舟的。”

张世雄冷漠地说：“真心也好，假意也罢，作为父亲，我不想拿孩子的生命去冒险。我们分手吧。”

田晓丽阵脚大乱，她连连道歉，不断求饶，无奈张世雄心意已决，无可挽回。在一段时间的冷战之后，田晓丽的婚姻就这样无疾而终了。她那一百万的奖金以及副总的职位，自然也没有到手。

而在二婚的美梦破碎之后，张世雄倒开始怀念他的初婚了，恰巧柳亚梅也一直牵挂着孩子，想再次给他一个完整的家，两人复婚的事就这样成了。

在柳亚梅的建议下，张世雄举办了一场小型的复婚宴。宴会是在一家五星级宾馆的自助餐厅举行的。柳亚梅的老对手——红云公司的赵总也受张世雄的邀请前来参加了。柳亚梅见他一个人在冰淇淋柜台前站着，便端了杯红酒走了过去。

柳亚梅拍拍赵总的肩膀，递上一杯红酒，轻声说：“多谢你的帮忙，我终于复婚了。”

赵总礼貌地笑道：“你别忘了你的承诺就行。”

柳亚梅环顾了一下四周，道：“你既已帮我复婚，我自会履行承诺。今后，我靓纱公司只做西装衬衫，不碰羽绒服，让你红云公司永坐本市羽绒服品牌的第一把交椅，行了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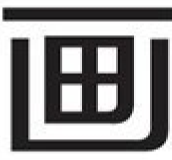
赵总没有回答，只是意味深长地看着柳亚梅，笑了。

（发稿编辑：朱　虹）

（题图、插图：张恩卫）



·新传说·



画痕

□贺小波



王磊和顾兵两家是世交，到了他们这代，关系不但没淡化，反而更近了。

这天，顾兵去王磊家吃饭。媳妇们在厨房忙乎饭菜，两人搭不上手，就在客厅喝茶闲聊。这时，顾兵忽然指着客厅墙上挂的那幅牡丹富贵图说："好好的画咋破了呢？多可惜呀！"

王磊笑了笑说："噢，前些日子让儿子拿棍子敲的。结婚时，父亲也不知从哪买的，也没好好装裱就匆忙挂上去了。你看，颜色都变了。这不，我正好托人求了幅王大画家的画，刚准备换上，正愁着一个人不好摆弄。"说着他就招呼顾兵帮忙，两人费了半天事，才把旧画卸下来，把新画挂了上去。

"这旧画是要扔了吗？"顾兵指着躺在地上的那幅富贵图问。

王磊说："留它干吗？也不是什么名人画的，不值钱。你想要？想要就拿去。"

"那我就恭敬不如从命了。"顾兵说着就蹲下身，小心翼翼地把画卷起来捆好，"我先放车里了，不然等会忘记。"说完，他拿着画下了楼。

这时，王磊的老婆胡倩送菜过来，不解地问："顾兵干啥去呢？"

王磊笑道："这不刚把墙上那幅画换了，我正想扔呢，顾兵却宝



贝似的捡了个破烂。"

胡倩没吭声，送走顾兵一家后，朝王磊嘀咕道："你确定那画不是名人画的？那可是你爷爷留给你的……"

"我爷爷就一普通工人，他的社交圈方圆不过五里，他能讨来名人的画？"

"那也不一定啊！"胡倩不服气地说，"你看过画的落款吗？"

王磊说："那倒没仔细看过，再说那字是草书，印章也是篆体，我看了也不认识。"

胡倩还在唠叨，王磊不耐烦地挥挥手说："即使是名人的画，凭咱两家这交情，还抵不上它吗？"

不过，经胡倩这么一闹腾，王磊也多少有点后悔，就暗中观察了顾兵一段时间，未见他有大起大落的情绪，便觉得是自己多心了。

这天，王磊被胡倩一个电话从单位催回了家，一进门，就听胡倩没好气地说："都是你办的好事，那幅画挂得好好的，换什么换！"

王磊一愣："还真是名画？"

胡倩气哼哼地说："我今天碰见顾兵的老婆去装裱店拿画，如果不值钱，她会花这冤枉钱？"

王磊目瞪口呆，半天才说："那怎么办？"

"怎么办？要回来呀！"胡倩大声说。

王磊犹豫道："这嘴咋张得开？送出去的东西，如泼出去的水，覆水难收啊！"

胡倩眨巴着眼睛，忽然说道："我明天再去他们家探探。"

第二天，胡倩直接去了顾兵家。顾兵被单位派去出差了，他老婆李娟在家。李娟看见胡倩来了，热情地招呼她坐下，端上水果让她吃。

胡倩耐着性子与李娟拉了半天家长里短，瞅了个时机，还是把话题引到了画上："听说顾兵把从我家拿回的画又修复了，这不值钱的画还裱起来干吗？"

李娟警惕地说："没，没啥，顾兵喜欢怀旧的东西呗。"

胡倩似笑非笑地说："不会是这画很值钱吧？"

李娟装作没事似的说："值啥钱呢，都挂你家墙上十几年了，这要是名画谁舍得就那样随便挂着？"

胡倩撇撇嘴说："我们两口子没艺术细胞，哪懂得欣赏啊！"

李娟急忙辩白说："我俩也不懂，谁知他犯了什么病非把这破画裱起来？还浪费个装裱钱呐。"

李娟回答得滴水不漏，让胡倩

一时竟不知如何再问下去了。胡倩思忖片刻，仿佛下了很大决心，说：“咳，实话告诉你吧，我家王磊背着我在画的后面藏了五千块私房钱，怕让我知道了跟他吵，一直没敢吭声。昨天听说你们去裱画，担心也没发现画后的钱，这可别让装裱店的老板捡了大漏。”

“你不说我倒忘了，顾兵临走前还嘱咐我把钱还回去，我忙昏了头，把这事给忘了。”李娟说着便去卧室拿了五千块现金给了胡倩。

胡倩为了要回画就这么信口一说，没想到李娟还真给了五千块钱。拿着钱，她气冲冲地回家了，一进家门就冲王磊发起了火。王磊急忙制止说：“打住，打住，你是说李娟真给了你五千块钱？”

胡倩余怒未消地说：“那还有假？在我包里呢。”

王磊皱着眉头说：“我没在画后藏钱，为啥你一诈李娟，她就把钱给了……”

胡倩站在一旁也愣了：“你真没藏钱？”

王磊白了胡倩一眼，说：“我工资多少，你不清楚？”

“看来这画是真值钱。”胡倩痛心疾首地说，“不然她不会这么痛快地给钱，她是怕我们把画要回来呀。”

王磊沉默半晌，这事儿还真是不好办。两人一时都没了主意，这事也就搁了下来。

这天，两口子吃罢晚饭，看起了电视。这时，市电视台每周六晚上的固定节目《寻宝》开始了。节目开始没多久，便听胡倩“啊”了一声，王磊忙问怎么了。胡倩结结巴巴地说：“李、李娟，刚才我看见李娟了。”

王磊一惊：“你没看错？”

“千真万确，真是她！”胡倩定了定神，肯定地说，“她一定是






去鉴画了。”

如此一来，两人更加确信那幅画值钱了，眼睛耳朵就一同聚焦在了电视机上。终于等到李娟上台了，就见她怀抱着那幅画，戴着一副墨镜，缩手缩脚地走上台。

“瞧，这做贼心虚的样子，连墨镜都戴上了。”胡倩讽刺道。

这时，就听主持人说道：“下面这位持宝人，所持的宝贝是祖传的墨宝，据说有几百年的历史了……”

胡倩忍不住又挖苦道：“还祖传的墨宝，呸！拿我家的东西，还好意思张嘴。”

电视机画面上，专家们开始鉴定那幅画了。在静默中等了片刻后，就听专家说：“这是一幅普通的牡丹富贵图，年代大概是民国后期的，市场价也不过几十块钱吧。”

专家的话，一下子把所有人震蒙了。这时，专家就从画的个人风格、印章、题跋、纸绢、装潢等专业知识进行解释，最后指着画上的印章说：“这个印章刻的名字叫顾润泽，在中国历代都没有一个大画家叫这个名字，也就说这只是一个普通人的画。”

王磊还没从惊愕中醒过来，顾兵却打来了电话。顾兵的声音很低沉，他说：“快看市电视台的《寻宝》节目……”

王磊皱着眉头看了胡倩一眼，然后轻轻说了句“正在看”。顾兵兀自叹了声：“没想到李娟趁我不在家的时候拿画去鉴定了，唉，也怨我当初跟她开了句玩笑。”

“玩笑？”王磊不解地问，“啥玩笑？”“其实这幅画是我爷爷画的，我爷爷年轻时是个文艺青年，只是我爸和我没有遗传到这个基因。那天，我看到你要扔那幅画，本来没在意，但看到画上的印章与我家里保留的爷爷遗物一样，就确定那是爷爷的画。你当时说画不值钱、不是名人的画啥的，我怕说出真相让你难堪，就没吭声……你是知道的，我从小是爷爷看大的，发现他的遗物能不高兴吗？所以在路上，老婆问我要这幅破画干什么，我顺嘴就吹了句‘这可是幅名画，王磊不识货，我可识货’，没想到她竟然信以为真了。要不是我刚出差回来，她质问我，我还不知道发生这一连串的事呢！”

王磊沉默了，心想：看来那五千块钱得还回去了，但曾经的友谊不知还能不能回得去……

（发稿编辑：刘雁君）

（题图、插图：陆小弟）



听说过比武招亲和抛绣球招亲，可你听说过比丑招亲吗？



比丑招亲

□卢树盈

康熙年间，黄山庄有一大户人家,主人名叫黄世文。十年前，老峨山的山贼把黄家十二岁的小公子黄元曦掳走，黄世文简直被割了心头肉,让管家赶快给山贼送赎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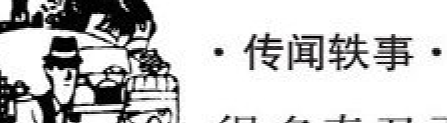
哪想黄元曦回到家，却满脸鲜血，面目全非。管家泣不成声:“山贼丧尽天良，竟然把爆竹塞进小公子嘴里，毁了他这张俊脸哪……”

黄世文心痛得浑身颤抖，急忙请来了最好的郎中。可黄元曦伤愈后，半张脸上有个大洞，比鬼还难看。他终日躲在屋内，不见外人，也从不出家门半步。黄世文发誓要为儿子报仇，花了很多银子，找了武林高手，终于荡平了老峨山。

如今，黄元曦早已成年，该娶妻生子了。可就他这模样，哪有姑娘敢嫁给他？黄世文心里急，找了许多媒婆，她们看到黄元曦的脸就摇头 :“就算我们把姑娘骗进洞房，新娘也会被吓死的……”

这一日，黄世文得到消息，临河的林家要为女儿招亲，令人惊奇的是，林家居然提出“比丑招亲”。黄世文听说林家独女林巧儿长得秀丽，人也能干，林老爹何出此举？

七月初七，是林家比丑招亲的日子，这比丑台就搭在林水碾边。



很多奇丑无比的人，从四面八方拥来，都想入赘林家。黄家父子也在其中，黄元曦穿着长衫，戴着面具。

日上三竿，林巧儿穿着大红嫁衣，站上了比丑台。这林巧儿柳眉杏眼，身材窈窕，引得台下阵阵骚动。

林老爹先站出来说道："我家靠水吃水，修了这林水碾。我只有巧儿一女，想招婿养老，现在就来宣布规则：比丑招亲第一项，大家都站到台上来，由巧儿选出三人，进行下一轮比赛……"

各种模样的男人们都挤上比丑台，黄元曦却站在台下，纹丝不动。

林巧儿选出的第一个男子，嘴巴奇大，歪到左边脸上，看起来很丑陋；接着她又选出一个男子，左眼瞎了，脸上还有一道伤疤；林巧儿继续寻找，脸上却露出失望的表情。林老爹大声问："还有没有更丑陋的人？请站上来。"

"还有。"黄世文一把将黄元曦推上台去。黄元曦站在林巧儿面前，用手紧紧地按住面具。

林巧儿面带微笑，温柔地说："公子，不要害怕，请摘下面具。"黄元曦慢慢地摘了面具，台下顿时惊叫一片。

林巧儿却不害怕，看着黄元曦的脸说："你就是我选的第三个人，其余的人请退下台去。"

其他男人都心服口服地退到台下。林老爹拿出三个豆荚，递给三个人："现在是比丑招亲第二项，你们说这豆荚是拿来干什么的？请演示一下。"

歪嘴拿起豆荚看了看，剥了一颗豆放在嘴里。左眼瞎拿着豆荚看了又看，却按兵不动。黄元曦一看就知道这是吹哨豆，他小时候最喜欢玩的。他熟练地掐掉豆荚的尾部，把里面的豆倒了出来，放在嘴上。可他的嘴里没有牙，怎么也吹不响。

左眼瞎一直偷看着黄元曦，于是学他的样子，把吹哨豆放在嘴上，吹出"呜呜呜"的声音来。

接着，林老爹端出了三条桃花鱼："现在是第三项，请你们用自己的方法，把三条鱼做熟。"

三个人拿起桃花鱼，跟着林老爹来到河边，这里除了石头，还有干树枝。歪嘴用石头砌了一个三角灶，找来一个土罐洗净，把鱼放在里面。

左眼瞎站着不动，仿佛在思考。黄元曦捡来干树枝，燃起一堆火。左眼瞎这才行动，把鱼穿在一根树枝上，直接放到黄元曦的火上烤。



黄元曦左右看看，发现河边有棵橘子树，他摘下几片橘子叶洗干净，包裹着鱼，放进火堆里。

歪嘴的鱼最先做好，他端着土罐走到林巧儿的身边，激动地说：“请林姑娘品尝一下。”林巧儿尝了一下鱼汤，忍不住赞叹：“鲜美无比。”歪嘴笑了。

左眼瞎也不服输，拿着烤得金黄的桃花鱼过来，递给林巧儿。林巧儿轻轻地咬了一小口，慢慢品味着，说道：“外焦里嫩，满口余香。”左眼瞎也笑了，挑衅地看着歪嘴。

这时，黄元曦的鱼也熟了，他用两根树枝把包着橘子叶的鱼夹起，林巧儿迫不及待地去剥橘子叶，手上烫起了一个水泡。黄元曦心疼地拉着她的手吹了一下，说：“吃橘子鱼不能心急，要等叶子凉了才能剥开。”

林巧儿脸上露出甜甜的笑容，慢慢地吹着鱼，放进嘴里。

比丑招亲三项考验结束，林巧儿和林老爹耳语了一阵。林老爹走上台，摸着胡须，高兴地说：“小女已经选出贤婿，如果你们不嫌弃我家寒酸，请大家喝了喜酒再走。”

台下的人都起哄：“林老爹，你别卖关子了，林姑娘到底选谁做夫婿？”

林老爹走到三人面前，拉起黄元曦的手：“他就是我的贤婿。”

当日，黄元曦就穿上大红喜衣，和林巧儿拜了堂。进了洞房，林巧儿穿着嫁衣，盖着红盖头，端坐在床上。黄元曦没有勇气去揭新娘的盖头，只是低声说：“林姑娘，我这么丑，你不害怕吗？”

“我不害怕，当年你正是因为救我，才变成这副模样的啊！”

黄元曦的思绪不禁又回到了十







年前……那天，黄元曦跑到河里捉鱼，被山贼掳走，五花大绑地关在一间黑暗的小屋子里。黄元曦吓坏了，大声哭泣。忽然，黑暗中传来一个小姑娘的声音："大哥哥，你别哭，只要你家里人拿钱来，他们就会放你出去。"

黄元曦睁大眼睛，惊恐地问："你是谁？"

"我叫丫头，被山贼掳来一个月了，可我爹还没有凑够赎金，我就一直被关在这里。"

"除了交赎金，就没有别的办法出去吗？"

"我已经挖了一个小洞，能爬出去，你敢不敢和我一起逃跑？"

就这样，丫头给黄元曦解开绳子，两人从小洞里钻了出来，沿着小溪往下跑，天亮的时候，才到了山腰。两人饿坏了，坐在小溪边喘气。黄元曦看到小溪里有鱼，就跳了下去，捉到两条鱼。

黄元曦用干树枝燃起一堆火，摘下几片橘子叶包裹着鱼，放进火里。丫头在草丛里摘了几个豆荚，也要放进火里。黄元曦笑了："这是吹哨豆，我吹给你听。"

他掐掉吹哨豆的尾部，放进嘴里，吹出悠扬的声音，丫头拍手笑道："真好听！"看到鱼熟了，她伸手就去拿，结果手上烫起了一个水泡。黄元曦心疼地拉着她的手吹着，说："吃橘子鱼不能心急，要等叶子凉了才能剥开。"

两人吃完鱼，有了精神，往山下走去。不料几个山贼突然出现，把他们抓住押了回去。山贼头子拿着长烟杆，敲着黄元曦的脑袋："你们两个小鬼竟然敢逃跑，我打断你们的腿！"

黄元曦站在丫头前面说："是我带着丫头逃跑的，你就惩罚我吧！"

"好！我就成全你！"山贼头子说着，拿出一个爆竹，塞进黄元曦的左腮帮子里，只留引线在外面，"你现在反悔还来得及，说，到底是谁领头的？"

黄元曦拿手指了指自己。几个大汉按住他，点燃了爆竹……

想到这里，黄元曦抱着头跌坐在了床上。林巧儿揭开盖头，紧紧抱住他，泪流满面地说："这些年，我和爹爹一直都在寻找你的下落，想要报恩，可当时忘了问你的姓名，无处可寻。我怀疑你已经毁容，就想到了比丑招亲，没想到老天开眼，我终于找到你了……"

（发稿编辑：王　琦）

（题图、插图：刘为民）





纠错

□汪培君

清咸丰年间，程老板开了家古玩字画店。这天店里来了个中年人，程老板一看来人气宇不凡，便上前打招呼。不料那人摆了摆手说："您忙，我自己看。"程老板回了声"您请便"，就忙自己的了。伙计有眼色，忙跟上陪着。

那人在店里慢慢看着，走了没几步，便站定不动，直勾勾地盯住一幅当朝徐翰林的字不放。

徐翰林是当时书法界公认的泰斗，传说他手把手教过两代君王习字，声名显赫，因此他的字非常难求。

伙计看出他喜欢这幅字，便上前一步想要介绍，那人抬手阻止道："没必要介绍，我已经看出是假的了。"伙计争辩道："当朝徐翰林的字，谁敢作假？若被他知道了，就算能保住命，也保不住家产。"那人"哼"了一声，不屑搭理。

这时，程老板过来了，问："先生，您说它是假的，一定看出了什么，请指教。"没想到那人没有回答，反而问还有没有徐翰林的字，若是有就拿出来看看。程老板回答："没有了，仅此一幅，请先生说说它假在哪里？"不料那人还是不理，转身走了出去。

程老板忙递给伙计一个小玉件，指了指门外。

那人走出去没有多远，忽见路上有个小玉件，弯腰拾起来一看，





知道价格不菲，急忙装进兜里。而就在此时，伙计站在了他面前，冲他鞠了个躬，说：“先生，我们老板请您回去聊聊。”那人笑笑，跟着伙计回到了店里。

这一次，无须多问，那人就自己解释了起来：“徐翰林用的纸是皇家专供的，市面上根本买不到。那幅字的用纸，虽属上乘，但与徐翰林用的还是有差距。”程老板听了恭恭敬敬地说：“先生真是火眼金睛，敢问贵姓？”那人回答免贵姓罗。程老板接着说：“罗先生，请过几天再来。”

那幅字，其实是程老板写的。程老板在仿字方面极有天赋，无论谁的字，只要他想模仿，用不了多久，就能够做到惟妙惟肖、真假难辨。

过了几天，罗先生一进门，程老板就起身相迎，接着领他看字。罗先生反复看了一会儿，还是摇了摇头。

程老板把罗先生请到茶几前坐下，命伙计给罗先生倒茶。茶倒完，罗先生就发现茶碗旁多出一个玉饰，端茶时顺手拿了起来。他喝了口茶，放下茶碗后说：“纸没问题了，您是从哪里弄的？”程老板笑着回答：“只要肯花钱，没有弄不到的东西。”罗先生不再多问，接着说：“只是印章的颜色嫩了些，略显轻浮。徐翰林这人端庄严谨，讲究厚重。”

又过了几天，罗先生再来看时面露惊喜，说：“程老板，您终于弄到了一幅真品，多少银子？”程老板回答，他十两银子拿到的，就十两银子给罗先生，也算是答谢了。罗先生付完银子，捧着字幅高兴地说：“您马上就要身价陡增了。”程老板问他什么意思。罗先生告诉程老板：“听说徐翰林得了不治之症，恐怕时日不多了。”临走时，罗先生还好心交代，若再弄到徐翰林的真品，没有五十两银子别出手。

也不知道是从哪里传出来的消息，徐翰林为了治病，不得不天天强撑着身子写字，委托程老板代卖。

很快，程老板的店里天天有人来买徐翰林的字。当有人问是不是代卖时，程老板坚决否认，回答是从全国各地收购的，不是从徐翰林那里拿的。他越是不承认，别人越是深信不疑，来买字的人一天比一天多。

转眼过了两个月，程老板卖了上千幅字，足足赚了五万两银子。他高兴万分，正想庆贺一番，罗先

生又来了。

这一次罗先生穿的是官服，还带着几个禁卫军。程老板预感不妙，战战兢兢地问："罗先生，您……"罗先生回答："我是内务府的一名小官，不值一提。徐翰林听说程老板模仿他写字再高价出售，把程老板告到了皇上那里。我这次是奉皇命而来，请程老板老实配合。"接着他便问程老板共卖出多少幅仿徐翰林的字。

程老板想了想回答："估计有一百幅。"不料他的话音刚落，伙计就更正说："不对，是一千幅。"程老板冲他一瞪眼喝道："胡说八道，哪里有这么多？"伙计一点也不害怕，把账本递给罗先生说："我天天记着，不多不少，正好一千幅。"



程老板傻了眼，不由问伙计："你到底是什么人？"罗先生代伙计回答："他是你的人，也是我的人。"说着，罗先生掏出那两个小玉件，都给了伙计。

罗先生接着宣布："你卖假字得了五万两，再罚你五万两，共计十万两。"程老板知道躲不过，只好取了十万两银票，递给罗先生，然后不甘心地问："明明知道是我模仿的，为什么还要装模作样地纠错？"罗先生告诉他："是为了让任何人都看不出瑕疵，这样才能让更多的人来买，而买的人越多，筹集的救灾款就越多。"

程老板以为罚完银两就没事了，不料罗先生又拿出一个木盒说："皇上知道你有双能模仿古今字画的手，很好奇，想亲眼看一看。"说着，罗先生命随从把程老板的双手砍下，再装进木盒中……

（发稿编辑：刘雁君）
（题图、插图：刘为民）

看不见的礼物

□杜　辉



阿华是一个外卖小哥，经常去科研所给一个叫陈辰的女孩送外卖。时间长了，两人便渐渐熟识起来。

这天，阿华给陈辰送外卖时，因为天气炎热中暑了，昏倒在科研所门口。陈辰得知后，和同事一起把阿华扶进了休息室，待他醒来后，还给他送来了绿豆汤，阿华十分感动。第二天，阿华给陈辰送外卖时，特意送给她一件自己亲手做的礼物，那是一对用泡沫塑料雕成的白天鹅，两只天鹅交颈缠绵，看上去惟妙惟肖。

陈辰欣赏着这对天鹅雕像，不住地发出赞叹之声，阿华兴奋地说："我会的东西还多着呢！只要你喜欢，以后保证给你更多的惊喜。"

阿华还真不是说大话，他虽然文化程度不高，美术天赋却不低，不但能写会画，而且触类旁通，不管什么手工活，都能干出个样子来。他挖空心思、花样百出地给陈辰制作各种礼物：一幅绘在枫叶上的风景画、一枚精心篆刻的印章、一座用泥巴捏成的女神维纳斯……每一件礼物都是那样别致，给陈辰枯燥的生活平添了无穷无尽的惊喜，两人的关系也越来越亲密，就差捅破那层窗户纸了。

这天，阿华在河滩上捡到一块心形的石头，他花了两夜时间，用漂亮潇洒的字体，在石头上刻下一首情诗，不料当他兴冲冲地去见陈辰时，却被科研所所长老何拦了下来，老何黑着一张脸，横在两个年轻人中间，一副棒打鸳鸯的架势。

原来，老何和陈辰父母是大学同学，他发现陈辰和阿华有点不大对劲后，就把情况通报给了老同学。陈辰父母一听就急了，女儿目前的人生道路，是他们一手安排好的，没想到在终身伴侣的选择上，女儿却要背离他们划定的轨道，他们说什么也不相信，一个送外卖的能跟自己的女儿相配。好在经过了解后得知，女儿和阿华的接触，仅限于送餐过程中，并没有私下更深的交往，这让他们松了口气，亡羊补牢还不算晚。

陈辰父母商量了好久，既不能不让女儿叫外卖，也没法干涉对方送外卖，所以很难避免两人正常接触，唯一的办法就是看紧他们，不要让他们聊别的话题，尤其不要让那个年轻人有机会给女儿送礼物，女儿就是被这些小玩意勾走魂的！

陈辰父母把监视的任务拜托给了老何，老何转达了陈辰父母的反对意见后，表情严肃地对阿华说："你和陈辰不合适，还是断了那种念头吧。打今天起，我会严格监督你们！"

阿华呆了半天，才说了一句话："先让我把外卖送过去好吗？她这会儿一定饿了。"

老何挥手放行，却不忘警告阿华："你最好别在我眼皮子底下搞鬼，我这双眼睛可是明察秋毫的。"

阿华走到陈辰面前，把那盒外卖递到她手里，他张了张嘴想说什么，最终还是咽了回去。陈辰低着头看都不看他，直到阿华默默离开后，她才抬起头，表情有些委屈。当了二十多年的乖乖女，她实在没有勇气公然跟父母对抗。

老何不愧是搞科研的，性格严谨到近乎死板，答应别人的事，就会不折不扣地执行，阿华每次来送外卖时，他都会如临大敌，耳朵像天线一样竖着，眼睛像铜铃一样瞪着，在他的全方位监控之下，阿华哪还有机会和陈辰聊别的话题？更别提给心上人送一件能传情达意的礼物了！

老何暗自得意，心想你一个毛头小子，也能跟我斗？但老何很快感觉有些不对劲，他发现不知从什么时候起，阿华和陈辰的关系在不断升温，两人见面时虽然依旧没什



么语言交流，但情绪却越来越好，经常交换一个会心的眼神，似乎一切尽在不言中。

难道这小子真有什么高招，能在自己眼皮子底下暗度陈仓？老何把警戒级别提升到最高级，干脆每次跟在阿华身后，不错眼珠地盯着他的一举一动。观察了几次后，老何始终没发现敌情，阿华每次都显得规规矩矩，既没有一句多余的话，也没有一个可疑的动作。



老何实在摸不着头绪，就把心里的困惑对陈辰父母说了，三位科研工作者坐下来好一番分析，像是在研究重要的科学课题。到底还是女性细心，陈辰母亲提出了一个可能：“你们说他会不会把私货藏到外卖里了？”

老何一拍大腿说道：“对呀，我怎么没想到呢？看来我低估这小子了！”

等阿华再过来时，老何截住了他，仔细检查了那盒外卖，掀开盒盖后，雪白的大米粒粒分明，精致的菜肴色香俱全。老何没看出任何问题，只好怏怏地把外卖还给阿华。

这么一来，三位科研工作者都有点蒙了，老何安慰陈辰父母：“兴许是我多心了吧？我就不信他一个高中毕业生，跟咱们三个老家伙玩得了障眼法，他要真有这本事，陈辰嫁给他也不冤！”

这话说过没多久，陈辰竟领着阿华回家了，她一改以往的顺从，态度坚决地对父母说：“爸、妈，我和阿华是真心相爱的，希望得到你们的祝福！”

陈辰父母震惊之余，立刻打了个电话给老何。老何马不停蹄地赶到陈辰家，一进门便气冲冲地对阿华说：“行啊小伙子，竟然能在我



眼皮子底下瞒天过海！说说吧，怎么做到的？”

阿华腼腆地笑着，似乎不知该从何说起，陈辰主动帮男友解围，她去卧室取出一样东西，很小心地掂在手里，说道：“爸，妈，何叔，你们看看这个。”

三个人六双眼睛，盯着那样东西，那是一颗大米，晶莹剔透的。三个人面面相觑，不知道陈辰葫芦里卖的什么药，陈辰微笑着提示道：“你们再仔细看看。”

老何接过那颗大米，皱着眉头凝神细看，这才发现，大米上刻满了细细的字迹，但用肉眼完全看不清刻的是什么。老何豁然顿悟，看着阿华问道：“米雕？你小子还会这个？”

阿华有些不好意思，摸了摸后脑勺说：“本来不会，特意去学的。”

原来，阿华是个善于动脑子的人，怎么才能瞒过老何的眼睛，偷偷向陈辰传情达意呢？他苦思冥想后有了个主意，花了几个月时间，学会了在大米上刻字的微雕技术，把刻好的大米藏在外卖的米饭里，然后在送外卖时，趁老何不注意，偷偷告诉了陈辰这个秘密。等阿华离开后，陈辰从那盒雪白的米饭里，找出了一颗晶莹剔透的大米，把它放在显微镜下，将心上人一笔一画刻出的情意尽收眼底。

在两人结缘一周年的日子，阿华别出心裁地在一颗颗大米上，铭刻下两人一幅幅的牵手图，两人紧紧拉着手，一路往前走，从青年到暮年，从黑发到白头……当陈辰在显微镜下看着那一幕幕动人场景时，她无法形容内心的幸福和感动，柔弱如水的她毅然做出了一个决定，把自己的一生托付给这个真心的男人。

陈辰讲完后，看着父母说道：“爸、妈，阿华学历不高，但他不是那种不求上进的人，他不久前报名了微雕大赛，目前已经进入了决赛，他还决定进一步钻研微雕技术，将来开一家微雕店。和他在一起是我最开心的时候，将来我们一定会幸福的，请不要反对我们，好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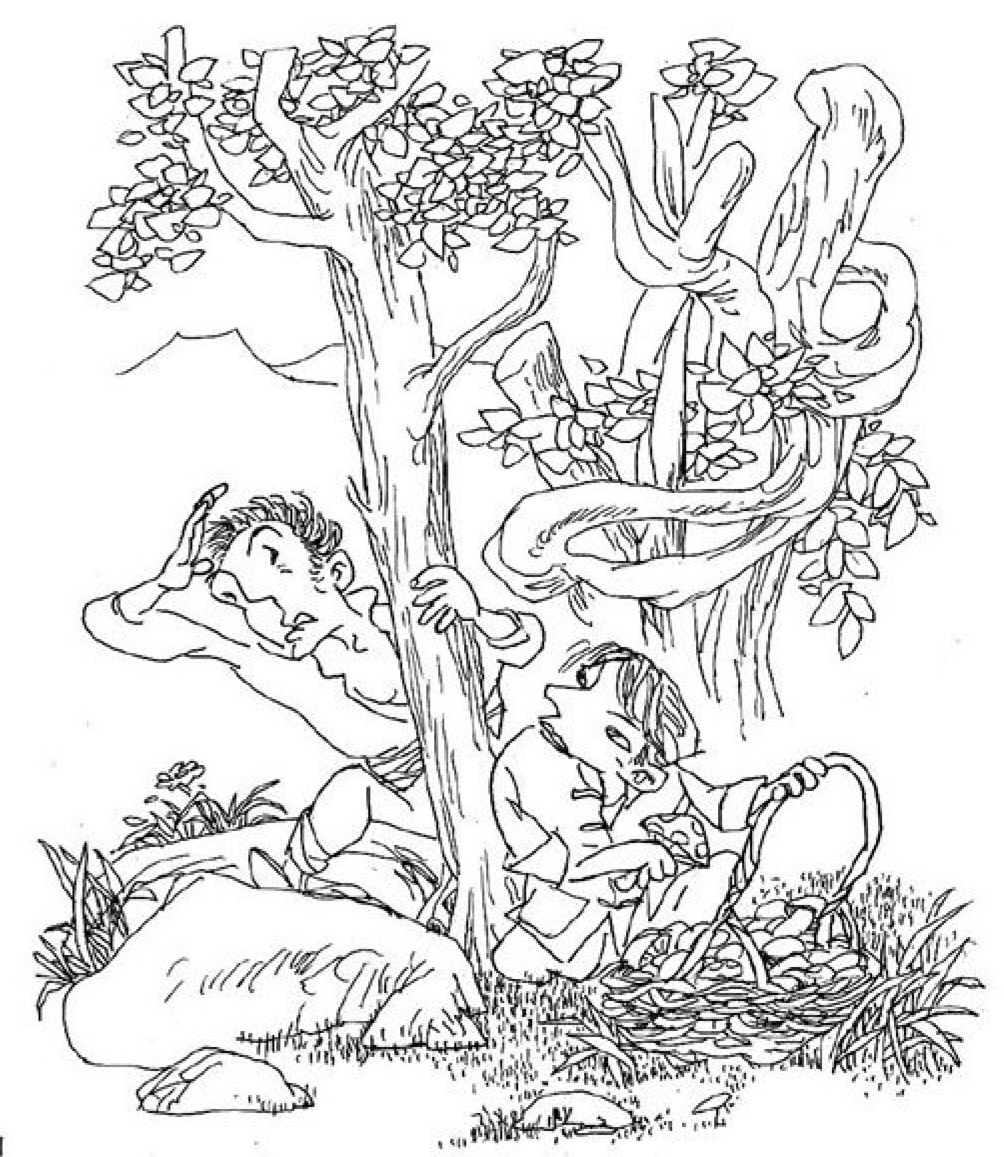
老何首先表态，他举起一只手说：“不好意思，我要先当叛徒了，我投两个年轻人一票。”

陈辰父母对视一眼，脸上渐渐露出微笑，陈辰父亲对妻子说：“把我那瓶三十年陈酿拿出来，今天我们要好好喝几杯！”

（发稿编辑：朱　虹）

（题图、插图：谢　颖）





各有各的道

□顾敬堂

这事儿发生在长白山脚下，已经有十几年了。有两个从四川过来的哥们，一个反应快，心眼活，工友们戏称他为“赵小鬼”；另一个一根筋，认死理，大伙儿都喊他“硬脑壳”。俩人一起找了个煤矿打工。四川人是有名的能吃苦，哥俩拼死干了一年，寄回家五六万块钱，感觉收入还不错。

那时候国家对安全生产开始重视了，派人到矿上一查，安全不合格，停产整改！工人们都被迫放假了，俩人开始发愁，坐吃山空心里没底呀。赵小鬼就和硬脑壳商量，闲着也是闲着，干脆去山里转转，捡点蘑菇弄点野菜也能卖点钱。硬脑壳一听兴奋了：“听说长白山里面有人参，要是弄到一棵，够咱们回家盖小楼了。”

俩人兴冲冲地进山了，可谁也不知道人参长啥样，转悠了半天一无所获。赵小鬼眼睛尖，看到一堆蘑菇，也不管认不认识就往筐里装。硬脑壳批评道：“也分不清能吃不能吃你就采，万一有毒呢？”

赵小鬼无所谓地说道：“进山一趟，怎么也不能空手而回呀，等回去问问房东大娘，哪怕有一半能吃的也算没白来。”

硬脑壳撇撇嘴没说话，俩人继续在林子里钻。当然，忙活一天也没发现人参，何况就算人参叶蹭脸上他们也不认识。

天快黑了，俩人下了山，回去之后，赵小鬼拎着筐去找房东大娘，房东大娘一边挑拣一边告诉他哪些蘑菇有毒，哪些能吃，最后一筐蘑菇剩了三斤多点，赵小鬼用锅炒了，和硬脑壳美美地吃了一顿。

第二天，硬脑壳跑到房东大娘那儿仔细询问了人参的样子，俩人又钻进山里去了。一进树林，赵小鬼有了经验，也不管啥人参了，看到能吃的蘑菇就捡，很快就弄了满满一筐。硬脑壳气冲冲地训斥道：“干事情最忌讳三心二意，你这样怎么能挖到人参？”

赵小鬼“嘿嘿”一笑：“贼走不空手，有收获总比啥也弄不到强。”

过了大半天，硬脑壳忽然蹲下身，盯着一棵植物认真地看。赵小鬼也凑了过去，用鼻子一闻，惊讶地说道：“好大的药味，难道是……”

硬脑壳两眼冒光，已经用手扒起土来。很快土下面就露出一个比大拇指略粗的根茎，硬脑壳找到一截木棍，小心翼翼地挖下去，五分钟之后，一条半尺多长、长着须子的根茎出土了，不小心被碰破皮的地方，冒出白色的汁液，非常黏稠，闻起来药味更大了。

硬脑壳兴奋地拎着那根茎又蹦又跳：“我发财了，我发财了！果然是人参！”

赵小鬼有点尴尬地说道：“这个……这个……”

房东大娘给两人讲过放山的规矩，说结伙放山时，无论谁先发现了人参，都要平分的。

硬脑壳微微一愣，干笑着拍拍赵小鬼的肩膀说道：“昨天我吃了你捡的蘑菇，你放心，等卖掉人参，我怎么也会给你个千八百块钱，让你沾沾喜气。”

赵小鬼想了想就释然了，硬脑壳能给自己分点是情义，不分也正常。他背起筐正要走，无意中眼睛扫到树后面的一团东西，忍不住叫起来：“你看，那里还有好多！”

硬脑壳拨开眼前的树枝，只见后面绿油油长着一片，像是故意种的一样。硬脑壳哈哈大笑：“这下咱俩彻底发达了，就算平分也够花一辈子的了。”

赵小鬼摇摇头说道：“不对劲，人参怎么可能这么多呢？看来是弄错了。”

被泼了冷水，硬脑壳有些不高兴：“你挖不挖？不挖可别怪我到时候不分你。”

两人一起动手，挖了二十多棵。天渐渐黑了，硬脑壳看着前方还有



那么多，信心也动摇了，两人背起筐下了山。

赵小鬼一回去就找来了房东大娘。房东大娘看着他们手里的东西笑岔了气："哈哈，这哪是人参呀，这是沙参，土名叫山地瓜！也是一味药材，弄点辣椒油拌着吃，味儿还挺好的。"

硬脑壳扫兴地把筐扔到地上："白高兴一场！"

第二天，硬脑壳不知从哪儿找来一本书，上面有人参的插图。他得意地说道："再遇到人参，我肯定不会弄错了。走，我们今天再进山去找。"

赵小鬼却摇摇头说道："昨天弄了那么些蘑菇和沙参，我去市里看看能不能卖了。"

硬脑壳不屑地说道："胸无大志，这才值几个钱，你不去就算了，我自己去！"

赵小鬼去市里转了一天，很快把蘑菇卖了出去，赚了一百多块钱，最让人意外的是，沙参居然被山货庄以十二块钱一斤的价格全部收购了，人家说有多少要多少！

蘑菇是自己采的，这钱他留下了，沙参是俩人挖的，赵小鬼分了五十六块钱给硬脑壳。硬脑壳接过钱，也没太看在眼里。

从此，二人基本分道扬镳了，赵小鬼每天挖沙参、捡蘑菇，去山货庄又认识了不少药材，每天上山的收获就越来越多，什么天麻、贝母、不老草都弄到过，虽然不算名贵，但也值不少钱。而硬脑壳坚持只挖人参，坚信碰到一棵，就够赵小鬼忙活半辈子的。



说话间冬天就来了，煤矿恢复正常生产，俩人又回去上班了。转过年秋天，赵小鬼辞了职，专门跑山。而硬脑壳也利用倒班的时间往深山老林里面钻，不弄到人参誓不罢



做的包裹，郑重地递了过去："老赵，你看看这个值多少钱？"

赵小鬼急忙打开桦树皮，又揭开一层苔藓，只见一棵人参静静地躺在里面。

边上做药材生意的老板也围上来，纷纷惊叹道："哇，四品叶！怎么也值七八万呢！你老乡运气真好！"

赵小鬼紧紧握着硬脑壳的手，由衷替他高兴："有志者事竟成，到底挖到了人参，真不愧叫硬脑壳呀。祝贺你！这棵人参我收了，给你十二万！"

休。

赵小鬼慢慢摸出了门道，在山货庄盘了个柜台，经营起山货药材生意，跑了两年山，对这个事情不算外行，很快就上手了，生意做得有声有色。

时光飞快，不知不觉三年过去了，赵小鬼不但给老家的父母盖起了小楼，自己在东北也买了房子，还娶了个漂亮的东北姑娘做老婆。而硬脑壳还在煤矿上班，闲着没事照样往山里钻，俩人好久不联系了。

这天，赵小鬼正在店铺里打理生意，硬脑壳忽然风风火火地闯进来，嘴唇哆嗦半天说不出话，双手颤抖着从背包里取出一个用桦树皮

硬脑壳拍着脑袋，既兴奋又失落地说道："我哪是硬脑壳呀，分明是死脑筋，累死累活地钻了好几年树林子，哪赶上你当着老板，轻轻松松挣大钱呢？"

赵小鬼摆摆手，说："猪往前拱、鸡往后刨，都是有数的。你让它俩互相换个姿势找食吃，保证谁都吃不饱，应了东北的一句老话——小鸡不撒尿，各有各的道。"

硬脑壳"哈哈"笑了起来："这倒是个硬道理！下次我争取再弄个五品叶！"

（发稿编辑：刘雁君）

（题图、插图：潘胜奎）



·海外故事·

一群飙车党推举了一个新头目，可是新头目似乎没什么管理能力，团队很快四分五裂……

搅局者

□赵功强



在曼哈顿区有一群深夜飙车党，头目名叫约翰逊，不久前在飙车时出了车祸，他驾驶的摩托车撞上了路边的护栏，被送进医院重症室急救，终因伤势太重，三天后一命呜呼。

群龙不能无首，参加完约翰逊的葬礼，这天晚上，飙车党成员又在街头相聚。经过商议，他们决定重新推举一个头目，方法很简单，就是看谁车速快。一番角逐后，刚入伙三天的马克竟然脱颖而出，成为新头目。

别看马克刚二十出头，又是十几人中资历最浅的，言谈举止却很有领导范儿。他满怀豪情地说一定会组织大伙儿像以前一样玩得开心。大伙儿对他的话将信将疑。

果然，没过两天，马克就遇到了麻烦。这天深夜，大家各自骑着自己的“坐骑”，打着口哨，在老地方集合，准备体验速度带来的激情享受。就在这时，一个年轻女子出现在车队前方。她伸开双臂，拦住了前面几个人。

马克问这个女子是谁，身边的人告诉他，她叫蒂娜，是约翰逊的妻子。

蒂娜像一只发怒的母狮，对着众人咆哮：“你们这帮混蛋，是你们把约翰逊拉下水的！要不是你们，他就不会送命！现在，我要你们向我支付 100 万美元的损失

费！”

见她失去了理智，其他人都没有接话。马克为了控制住局面，说道：“话可不能这么说。约翰逊是头目，弟兄们又不能对他发号施令，他应该对他自己的行为负责。”蒂娜显然不认识马克，她瞪着马克，吼道：“闭嘴！哪里钻出来的毛头小子，这里没有你说话的份！”

几个人赶紧向她介绍了马克。蒂娜把马克从头到脚打量了一番，不无嘲讽地说：“既然你就是新头目，那好，我的损失费就找你索要。你们每人分摊多少，你去搞定！”

马克不想搭理她，可蒂娜双手叉腰，一副得理不饶人的架势，不停地咒骂。有人开始悄悄离开，后来，等马克回头看时，才发现只剩下他和身边的两个人……

第二天晚上，马克面色凝重地告诉大家，他做出了一个决定：“结了婚的，有女朋友的，以后就别来了！省得以后出事了我们再受女人的窝囊气！这是规矩！”大伙儿都默不作声。

隔了两天，又是既定的活动时间，马克盯着一个右臂文有雄鹰图案的小伙子说：“弗朗克，你以后别来了。”那个叫弗朗克的小伙子梗着脖子回道：“伙计，凭啥？”马克寸步不让：“凭啥？你刚刚谈了个女朋友！”弗朗克怔了一下，辩解道：“你说我谈了女朋友？证据呢？”

马克也不说什么，直接把自己的手机递了过去：“你自己看吧！”弗朗克一看，是自己跟新交往的女友在餐厅里拥抱亲吻的照片。看完后，他垂下了头，随后，他又大声说：“你说开除就开除？你还真把自己当成老大了！”

马克迎着他挑衅的目光，说：“还不服气？现在咱俩单挑！”弗朗克恨恨道：“单挑就单挑，你当我怕你！”

说完，弗朗克扶正摩托扶手，对准街边花坛外沿，一加油门，摩托便稳稳地沿着一车轮宽的花坛外沿疾驰起来……这是他的拿手好戏——窄径平衡术。

不想，马克毫不示弱，他驾驶着摩托，竟然沿着马路中间隔离护栏的顶端一路疾驰！

见自己技不如人，弗朗克灰溜溜地走了。现场安静了好一会儿，又有六个人也骑着车离开了。飙车靠的就是人气，一下走了这么多人，剩下的十来个人玩的时候，总感觉没有以前过瘾。

没隔多久的一天晚上，马克又



发火了，原因是有两个人喝得踉踉跄跄，舌头都打结了。在启动摩托前，马克指着两人，大声喝道："我们是玩车，不是玩命！你，还有你，以后别跟着我们！"

没等那两个醉鬼开口说话，车队中有个叫汤姆的人为他们打抱不平了："上次你定的规矩，我们已尽力遵守，你现在又定这个规矩！咱们都是男人，酒局多着呢！喝了酒就不能飙车，还玩个屁呀！"不少人也跟着起哄："就是！"

马克也怒了，他一字一顿地冲那个叫汤姆的家伙说："咋了？你不服吗？咱们这个团队，有实力才有话语权！"

汤姆怒道："飙车就是刀尖舔血，你敢跟老子玩命吗？"马克轻蔑一笑："玩就玩！"

汤姆和马克各自骑在摩托上，两辆车相距百米，车头相对，然后，两人同时加大油门，摩托车像两道闪电，急速向对方冲去！

就在车子相撞的一刹那，马克凌空一跃，整个人飞离摩托，在空中一连几个前滚翻，最后安全落地。再看汤姆，早已躺在地上杀猪般地叫疼。

有了这个插曲，谁也没心情再去飙车，大家很快作鸟兽散。

接下来的既定活动日，到场的连同马克，一共才五个人。活动结束后，马克不无伤感地对几个人说："看来，我们的队伍已经没有必要强撑下去了。这是我最后一次参加活动了！兄弟们，各自珍重！"说完，他率先骑着车走了……

周末，在约翰逊的墓前，站着一男一女，他们是马克和蒂娜。

蒂娜对着墓碑上约翰逊的遗像喃喃说道："约翰逊，你临终前幡然悔悟，吩咐我想办法解散飙车党，我已经帮你实现了遗愿。当然，你还得感谢马克！他这个哈雷摩托车优秀试车手可是立下了汗马功劳！"

马克微微点头道："是啊，姐夫，作为你妻子的弟弟，我可没少出力。"

（发稿编辑：朱　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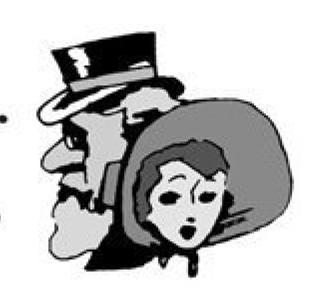
（题图：佐　夫）

2017年11月（上）动感地带答案

神探夏洛克： 盗窃犯动过的表区别于橱柜里其他表的唯一特征是它在走动，因为珠宝店停业放假3天，别的表即使假期前有人看过，上过链，这时也早该停了。

疯狂QA： 分娩时被蚊子咬。

超级视觉： 久别重逢。



北山猛邦，日本推理小说家。他的小说富有创新精神，构思奇幻，设定惊人。本文改编自其同名小说。



相思病

□北山猛邦

咒术灵验

秋子是个高二学生，每天放学坐电车回家时，她都会看见对面车站有一个帅气男生，看校服就知道是同校的学长。久而久之，秋子暗恋上了这个学长。

一天放学，秋子和闺密藤子一起走在回家的路上，藤子正滔滔不绝地说着阿瞬的事。秋子、藤子和阿瞬是关系很好的青梅竹马，藤子从小就很喜欢阿瞬，但一直不敢表白。秋子看着藤子甜蜜又苦恼的样子，不禁莞尔一笑。

藤子害羞了，她撇了撇嘴，指着秋子的手机，转移话题说："你把这个手机带挂起来了啊！"

秋子"啊"了一声，瞬间红了脸。这手机带是个用软木塞住的玻璃瓶，里面装着一张卷起的纸条，是藤子送给秋子的，据说这是个很灵验的暗恋道具，只要平时带在身边，恋爱就会实现。

藤子坏笑一声，连忙追问秋子爱上了谁，秋子怎么也不肯说。藤子失望地叹了口气，但转而又兴奋起来，神秘兮兮地凑近秋子，说："我告诉你一个可以和暗恋对象互通心意的方法吧：放学后，在没有人的教学楼楼梯上，背过身向下走十二级。"

秋子有些迟疑，这不是迷信吗？她怀疑地看着藤子。藤子耸了耸肩说："这是隔壁班的同学告诉我的，为了效果灵验，要尽量保密。我可是看在秋子你的分上才告诉你的！"

秋子心里记下了这个方法，第二天放学，她便偷偷躲到厕所里，等学校里的人都走光了，她才走出来，战战兢兢地走到楼梯口。这时候窗外漆黑一片，学校里阴森森的，秋子不由自主地握紧了扶手，背过身走下楼梯。

走到第十二级台阶，秋子松了口气，转过身子跑下去换鞋。低头换鞋时，她突然发现伞架旁边有一本学生证。秋子捡起来打开一看，却发现这本学生证是她暗恋的那位学长的！

秋子惊讶极了，心脏怦怦直跳，不由兴奋起来，原来占卜咒术不是迷信，是真的有用！

第二天放学，秋子一个人早早来到对面的车站，等着学长。过了好一会儿，学长终于出现了，秋子鼓足勇气，红着脸上前把学生证递给他。

学长很惊讶，但随即温柔地说："谢谢你！我找了好几天了，还以为得补办了呢，你真是帮了大忙了。"说着，学长笑了，问秋子叫什么名字。秋子紧张得话都说不利索，学长却很有耐心地和她聊着。不久，学长的电车来了，他再次谢过秋子，便上了车。

此后，学长见到秋子都会友善地点点头，但也没有进一步的发展了。秋子感到很着急，却无计可施。

校园传说

就在这时，同学之间流传起一个关于鸟居的传说。秋子听了个大概，对于细节却没搞清楚，就去问藤子。

藤子说："哎！看来你真的有了喜欢的人了！"她歪着脑袋，把这个关于恋爱的传说仔细说了一遍：据说，只要你全身穿着黑色的衣服，找个周围没人的时间，在鸟居下面念出心上人的名字，再向自己喷香水，就能与喜欢的人彼此相爱了。

秋子若有所思地点点头，抬头看到藤子好奇探询的眼神，打着哈哈岔开了话题。

第二天是休息日，一大早，秋子便换上全黑的衣服，冲出家门，来到家附近的鸟居。

这会儿下起雨来，秋子小心翼翼地走上台阶，虔诚地念出学长的

名字，朝自己喷了香水。做完后，她如释重负地出了口气，正准备往回走，只听台阶下面传来一声："秋子！"秋子吓得脚下一滑，跌在地上。

下面的人听到秋子的惊叫声，三步并作两步跑上来，扶起了秋子，原来是阿瞬。秋子惊呆了，尴尬地看着他。阿瞬说："你想问我怎么会在这儿？是你妈妈拜托我来的！"原来，秋子的妈妈觉得这两天女儿的行为很古怪，就拜托阿瞬看着点秋子。刚才秋子冲出门的时候，阿瞬正好看到了，便跟着来到了这里。

"话说回来，你为啥到这来？难道你相信那个什么鸟居传说？"阿瞬抬眼望了望鸟居，鄙夷地说。

秋子涨红了脸，说不出话来。阿瞬叹了口气，扶着秋子一瘸一拐地往回走，他意味深长地说："与其相信这种传说，不如勇敢地表达自己的心意。"他停顿了一会儿，又轻声说，"秋子，其实我喜……"

秋子突然站定了，大声道："哎，阿瞬，雨越下越大了，你先去买把伞吧，我去那边屋檐下躲个雨，麻烦了，我的脚好疼。"

阿瞬抿了抿嘴，去买伞了，回来之后，他又扶住了秋子，却再也没说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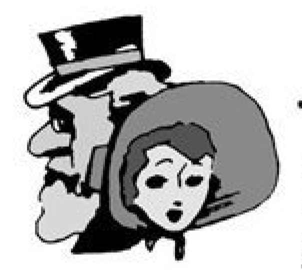
因为淋了雨，秋子回到家便发起烧来。这一病就是好几天，等秋子再回到学校，她发现同学们已经开始讨论另一个传说了。

"秋子，你知道旧教学楼的传说吗？我们学校旧教学楼东侧，从二层上到三层的楼梯平台，有一个巨大的试衣镜！"秋子的同桌兴奋地说着。

"然后呢？"秋子补着前两天缺课的笔记，漫不经心地回答。

"然后啊，在午夜零点时，站在镜子前用相机拍自己，在镜子中自己的右侧留下一点空地，再看





刚拍的照片，就会显现出将来和自己结婚的命运之人。"

秋子头也不抬地说："什么乱七八糟的……"

同桌不服气地说："你别不信，好多人都说很灵验呢！"

这时候，阿瞬走了过来，语气坚定地说："秋子，我放学后有话要和你说。"说完，他也不给秋子回答的机会，转过身就走了。

情谊崩塌

秋子知道阿瞬想说什么，但她不想听，所以，放学铃声一响，她就拿起书包冲出了教室。可她也不敢回家，因为阿瞬就住在她家隔壁。秋子苦恼地走着，突然灵光一闪，想起了同桌说的那个传说。

秋子磨蹭着脚步走到荒废了的旧教学楼，小心翼翼地走上东侧楼梯，不久就找到了那面镜子。秋子朝左走两步，想要试试传说中的那个拍摄角度。

就在这时，她脚边腐朽的木地板发出了"咯吱咯吱"的声音，就在秋子察觉到危险跳起的瞬间，地板崩塌了，她没有地方立脚，身体失去平衡，一下子坠入洞中。秋子连忙张开双臂，两肋卡在了洞口的边缘，总算没有掉下去，可她脚下无处借力，只能不停挣扎，却动弹不得。

秋子渐渐没了力气，她快要撑不住了，眼看着就要跌下去。就在这时，一个人跑了过来，一下子把秋子拉了上来。秋子定睛一看，是阿瞬。

两人坐在破洞边，都大口喘着粗气，好不容易有了力气，便互相搀扶着小心翼翼地走出了旧教学楼。秋子低声说："你听到我同桌和我说的话了？"

阿瞬点点头，不说话。

就在秋子感到尴尬之时，阿瞬开口了，却问了个风马牛不相及的问题："秋子，你小时候被马蜂蜇过吧？"秋子疑惑地点点头。

阿瞬从书包里拿出一张报纸，递给秋子，那上面写着，秋子前两天去的鸟居上，发现了一个很大的马蜂窝。秋子后怕似的捂住嘴，要知道，一个人被马蜂蜇过一次，就要小心，不能被蜇第二次，会死人的！

阿瞬看着秋子，叹气道："你想想自己听过的传说吧……不觉得很危险吗？黑色的衣服和香水的味道会刺激马蜂，还好那天下了雨，你身上的味道不重。更别说这个旧

教学楼有多危险了。你听说过‘概率杀人’吗？”

秋子摇了摇头。

阿瞬说：“设置几个像这些传说一样微小的死亡陷阱，等待着对方不知何时‘因事故死亡’。某种意义上来说，这算是一种非常有耐心的犯罪。”

秋子惊讶不已：“你……你是说……”

阿瞬点了点头。他推断，背后的主谋是藤子，因为学校里，只有他们三个从小一起长大的人，才知道秋子被马蜂蜇过的事情。可是这事情没法证实，学校里的各种传说实在太多了，根本不可能找到源头。

秋子捂着嘴，不敢相信这一切，半晌才喃喃道：“怎么会？可是，楼梯的咒术是灵验的呀！”说着，她讲出了捡到学长学生证的事。



阿瞬又叹了口气，无奈地说：“我们几乎每天都和你一起回家，你看着那个学长的眼神……骗得了谁呀？那本学生证一定是藤子放在那儿的，为了让你更相信咒术的力量。你胆子也真够大的，大晚上的一个人背过身走楼梯，万一你摔下来了，谁来救你？”

秋子伤心极了，她不明白藤子为何这么做。阿瞬苦笑着说：“你还想不明白吗？因为藤子喜欢我，而我……喜欢你。”

可秋子还是不敢相信，她哽咽着大声辩驳道：“但藤子还送过我一个手机带，你看这个小瓶子，没什么能害到我的吧？带在身边没有坏处，即使送给喜欢的人，也没关系啊！”说着，她拿出那个手机带，递给阿瞬。

阿瞬接过瓶子，拔出软木塞，拿出了那张纸，打开一看，里面有两个手写的铅笔字：

“去死。”

（改编者：小　凉）

（发稿编辑：赵嫒佳）

（题图、插图：佐　夫）



救命的海鸥



科里有一次跟着祖父出海捕鱼，结果船沉了，两人游向一个小岛礁。岛礁上只有一只海鸥，科里他们爬上岛礁时，海鸥只是往后退了退，没有飞走。岛礁附近有条鲨鱼游来游去，科里和祖父也不敢游去岸上。

整整三天，鲨鱼和海鸥都没有离开，爷孙俩只抓到一只螃蟹充饥，只剩最后一条蟹腿了，科里把它递给海鸥，海鸥慢慢地靠了过来。祖父说："难怪它一直停在这里，原来它的翅膀脱臼了，我们把它吃了吧。"

科里连忙阻止，他说："祖父，你可以治好它的翅膀吗？"

祖父突然想到了什么，从口袋里掏出钱和铅笔，在每张钱上写："我们被困在西海岸附近的岛礁上，被鲨鱼围困，请救救我们。"祖父又撕下衣服，抓过海鸥，把这些钱绑在它腿上，随后接上了海鸥的翅膀骨头，把它往空中一抛。海鸥在上空盘旋了很久，最终飞走了。

又过了三天，终于有船只驶来救他们了！

船上的人说，今天早上，有人在自家的院墙上看到一只海鸥，它的腿上绑着钱。那个人就把海鸥捉住，把钱取下来后看到了上面的字，所以连忙找船来救爷孙俩。

其实，真正救了爷孙俩的不是船员，也不是海鸥，而是科里的爱心。若是以最大的善心去对待别人，你就会知道，善良是可以救命的。

（**编译者**：李克红；**推荐者**：潘光贤）

没画出来的最好

1950年，19岁的杨之光考进了中央美术学院，院长徐悲鸿非常赏识他，经常对他进行指导。

一次素描课，徐悲鸿来到教室，看同学们画的人体素描习作。杨之光正在埋头作画，他画的人体素描，头部已经很完整，全身也画好了，只有膝盖部分还没有画，只是用线条勾勒了几个方框。他正要画膝盖的时候，发现徐悲鸿站在身后，很礼貌地叫了

声“院长好”，便停下来等待徐先生指正。

徐悲鸿微笑着问：“你看，这幅画什么地方画得最好？”

杨之光端详着自己的画作，挠头想了想，没敢轻易回答，他觉得头部画得最完美，可是又不好意思说。

没得到杨之光的回答，徐悲鸿这才说：“你这张画上最好的部分是膝盖。”杨之光不解地问：“可是膝盖还没有画出来啊！怎么可能是最好？”徐悲鸿郑重地说：“虽然还没画出来，但是可以画得很好；已经画好了的部分，却无法画得更好一些了。”杨之光恍然大悟，由衷敬佩徐先生。之后，他一直遵循先生教诲，不断有更高追求，终成大家。

完成的固然好，将要去完成的应当更好，这才是我们应有的追求。

（**作者**：赵盛基；**推荐者**：赵 燕）

用画笔退敌

展子虔是隋代绘画大师。有一年，北方边镇的鲜卑人大举起兵，一路打到了展子虔的家乡，与朝廷兵力在那儿僵持了近一个月。

展子虔主动请缨，对带兵的朝廷将领说：“我有一个办法，也许可以退敌。”展子虔此话一出，众人侧目，一个手无缚鸡之力的文弱书生，拿什么来退敌？

“用笔！”展子虔不卑不亢地回答。士兵们顿时大笑起来，不过，将领暂时没有其他办法，便决定让他一试。

几天之后，按照展子虔的安排，朝廷官兵故意后退，叛兵则趁势进入原先朝廷官兵把守的村子。之后，叛兵却一个个都停下来，跪在地上失声痛哭。

原来，展子虔在这个村子的墙壁和地上画满了画，都是鲜卑人熟悉的部落环境，包括那里独特的房子、生活用具、花草树木等，更让叛兵们动容的是画里面鲜卑老人和妇女儿童悲痛哭泣，盼望千里之外的儿子、丈夫或父亲早归故乡。这些形象逼真、感染力强的画面顿时勾起了叛兵的思乡之情，瓦解了他们战斗的意志，于是投降的投降，潜逃的潜逃，这场战乱很快就平息了。

“一个真正的画家除了有出色的描绘能力外，更要具备洞察人心的能力，如此才能让自己笔下的画更形象生动，甚至具备强大的力量。”展子虔如此对众人说。

（**作者**：张君燕；**推荐者**：裴金超）

（**本栏插图**：陆小弟）







藏在木梯子里的爱

□王立红

玛利亚最近刚搬到这个陌生的小镇，租下了波利太太家的一楼。房东波利太太住在二楼，她有个奇怪的习惯，平日里不走楼梯，也很少出门，难得出门采买时走的都是二楼窗外的梯子。

这天，玛利亚好奇地从屋内的楼梯走上去，只见二楼房间的门锁透着铜绿，显然已经很久没有开启过了。玛利亚心想：看来是锁头坏掉了，我应该为她做点什么，整日这么进出房间实在太危险了。

玛利亚在镇上找到了修锁匠，带着他来到二楼，轻轻地敲了敲门，大声喊道：“波利太太，我找来了锁匠，为您把锁修好，这样您就不用每天爬那个危险的梯子了！”

只听“砰”的一声，有什么东西砸在了房门上，波利太太尖声咒骂道：“如果不想拎着行李滚蛋，就立刻离开我的门口，多管闲事的家伙！”玛利亚和锁匠面面相觑，急忙退回了楼下。

玛利亚把锁匠送走后，一个人考虑了很久：这个波利太太的确不像是一位心地善良的人，也许自己该离开了。

深夜里，窗外忽然下起了瓢泼



大雨，玛利亚还在心不在焉地整理着行李，一声炸雷过后，她忽然听到天花板上传来了一声闷响。

玛利亚略微迟疑了下，马上奔到二楼，用拳头使劲地砸着房门："波利太太，您还好吗？"没有得到任何回答，玛利亚脸上的神色越来越焦急，忽然，她扭头冲下楼梯，奔到门外，暴雨立刻鞭子般抽打过来。她抹了一把脸上的雨水，奔到那个梯子前，飞快地爬了上去。

窗户轻轻一推就开了，玛利亚一边喊着波利太太的名字，一边从窗台跳进了屋里，摸索着拉开了电灯。只见波利太太身体蜷缩着倒在地上，脸色苍白，正吃力地向窗口望过来，嘴唇哆嗦着喊道："文森特，是你吗？你终于来救妈妈了！"

救护车赶到了，波利太太被送到了医院。

玛利亚守在病床边，照看了波利太太一夜。天亮的时候，波利太太终于醒了。她轻轻拉住玛利亚的手说道："谢谢你，我的好孩子。在你从窗户进来的那一刻，我所有的愿望都实现了，虽然你不是他，但如果你愿意，我会把你的名字写在遗嘱中，由你来继承我的房子。"

玛利亚摇摇头说道："相对您的房子，我更想听听梯子的故事。"

波利太太闻言叹了口气，脸上流露出了怀念的神情。

二十七年前，波利太太在城里的医院做护工，这天，医院里来了一个待产的女人。当孩子诞生时，这个女人抱着孩子痛哭了半天，但很快她留下孩子，自己偷偷溜走了。

医院一边通过警方寻找遗弃孩子的母亲，另一边把照顾弃婴的任务交给了波利太太。一年后，孩子的生母依旧音信全无，而波利太太已经在弃婴身上倾注了全部的母爱。她通过法律程序，收养了这名弃婴，并给他起名叫文森特，并因此终生未嫁。

在文森特六岁那年，波利太太从医院下班回家，忽然发现二楼的窗户冒出烟来，文森特站在窗边大声呼喊着。波利太太冲到二楼，慌乱之间，把钥匙扭断在锁孔里。听着儿子的哭喊声，波利太太飞快地跑到围墙边，扛起了将近三百斤的木梯，像超人般把梯子倚在窗台下，"噌噌"几步爬进屋里，把火扑灭了。

锁匠来打开了房门，但那部梯子却一直留在了窗前，文森特每天从这里爬上爬下，还一脸稚气地说："妈妈，如果有一天你遇到危险，我也会从梯子上爬进来救你的。"

文森特十二岁时，他的生母突然找上门来。她哭着哀求波利太太把孩子还给自己，当年因为男友吸毒，死在了监狱里，自己实在没有勇气肩负起抚养儿子的重担，所以逃走了。而今，经过多年的打拼，自己有了丰厚的家产，她请波利太太给自己一个赎罪的机会。

波利太太的心被一位母亲决堤的眼泪泡软了，可在孩子被带走之后，她的心也碎了，从此封闭了屋门，每日由梯子出入，这是她内心最后的寄托了。

听到这儿，玛利亚的眼泪打湿了整个衣襟，她愤恨地说道："那位母亲太自私了，真不值得原谅！"

波利太太摇摇头说道："也许吧，母爱都是自私的。"

玛利亚依旧很生气地说道："可是她不该为了收买孩子的心，把您说成是一个恶毒的人贩子！让那个孩子到现在都沉浸在回忆的阴影里，整日郁郁寡欢！"

波利太太吃惊地望着玛利亚，只见玛利亚抹了抹眼泪，惭愧地弯下腰，深深地鞠了一躬："我是文森特的妹妹，我为母亲所做的一切向您道歉。"

玛利亚哽咽着说起了前因后果。当年，文森特和母亲到了国外，每天都在思念波利太太。为了收拢孩子的心，母亲编造了一个故事，把波利太太形容成一个无恶不作的女巫，从自己身边偷走了孩子，自己寻找了十二年才把孩子重新夺了回来。小孩子很容易被催眠，在母亲每天的灌输下，渐渐地恨上了波利太太。

母亲三年前去世了，文森特每天郁郁寡欢。有一天玛利亚半夜醒来，发现哥哥站在客厅的窗户前，表情非常痛苦。玛利亚关切地走过去安慰他，文森特嘶哑着声音说道："我总是梦到一座梯子，有时会有天使从这里爬上来，有时又会变成魔鬼，我快被这个梦折磨疯了！"

为了替哥哥找到答案，玛利亚从国外来到了这个小镇，并住进了波利太太家中。

听到这里，波利太太眼中泛起了惊喜的泪花，她紧紧握着玛利亚的手问道："文森特现在还好吗？"

玛利亚扭过头看向病房门口，只见一个面容清瘦的年轻男子正缓缓走进来，他竭力不让自己哭出来，声音颤抖着喊道："妈妈，我回来了。"

（发稿编辑：刘雁君）

（题图：佐　夫）



很多人都说过“我来生做牛做马来报答你”，阎王爷可不把这句话当儿戏，要是一个人错事做多了，他来生就真得变成一头牛，还清前世欠下的债……



前世债

□鹰翔狼啸

张福是个本分的农民，他有一个很要好的朋友，叫阿满。阿满嗜赌成性，他不仅输光了家产，还为了翻本借遍了亲朋好友，弄得人人见了他都避之不及。

这天晚上，张福刚吃过饭，阿满就找上门提出借钱。过去张福碍于情面，也借给过阿满几次钱，自然都是有去无回。张福苦口婆心地说：“你还是收手吧，如果你戒了赌，过去我借给你的钱不用还了，我再帮你找份工作自食其力。”

阿满瞪着通红的眼睛，说：“那种生活太累，活着也没啥意思，就算拼上这条命，我今晚也要再赌一把。我知道你有笔存款，把它全借给我，要是我赢了钱，加倍还你；要是我输了，哪怕来生变牛变马，也要还你这笔债。怎么样？”

阿满一副走火入魔的样子，张福不敢不依，只好忍痛把多年的积蓄全拿出来。阿满数了数，一共两万八，他打了个借条就走了。

花花绿绿的钞票转眼就变成一张纸条，张福欲哭无泪。而这张纸条也只过了一天，便彻底报废：阿满一夜间输了个精光，走投无路，最终跳了楼。阿满落了个粉身碎骨，

大半天过去了，只有看热闹的，却没人肯为他收尸。最后还是张福不忍心，出钱给他办了后事。

转眼过了两个月。这天张福正在地里干农活，忽然一头大黑牛从远处跑来，到他身前却倏地停下。村里的耕牛张福都认得，这头牛却很陌生，身上连根牵绳都没有，像是从外面跑来的。

黑牛对张福却有种天然的亲近感，围着他转了几圈，还低下头轻蹭他的脚。忽然，张福发现黑牛额头上有个类似月牙的印记，他惊呆了，因为他想到阿满头上也有这样的胎记。

张福抚摸着牛头，轻声问："阿满，是你吗？"

黑牛点了几下头，流下两行热泪，竟说出人话："是我，我上辈子做了太多错事，阎王爷罚我变牛还债，不还完不能投胎做人，也算是守了信用！"恰好张福家的耕牛老了，他这些天正愁着怎样攒钱买牛，黑牛的到来可谓及时雨。张福给黑牛套好犁，它立刻撒欢般干起了活。

等晚上收工回到家，张满炒了几个好菜，想好好犒劳黑牛。黑牛摇了摇头说："如今我既变身成牛，就不能再吃人类的饭菜。今后我只能吃草料，而且你只能用次等的草料喂我，要是吃得太好，今世是还不清这些债的。"黑牛还告诉张福，由于他们前世是朋友，它才能在他面前讲话，但只要有外人在场，它是不能说话的，只和普通的牛一样。

张福感慨万千，其实他心里仍然将黑牛当作朋友，私底下依旧喊它阿满，他还精心清理了一遍牛棚，铺了一层厚厚的稻草，这样阿满晚上就能舒服地睡一觉。

村里有个叫阿达的二流子，专做些偷鸡摸狗的勾当，还暗中放高利贷牟取暴利，村里什么事都瞒不过他的眼睛。阿达见张福平白得了一头耕牛，自然馋得直流口水，打算等夜深人静，来个顺手牵牛。

当夜，阿达悄悄翻墙跃进张家大门。他向屋里瞄了瞄，连点灯光都没有，这才轻轻推开牛棚，打亮手电筒一照，阿满正趴着打瞌睡，还没睡着呢。

阿达把早准备好的绳套抛出去，正好套进阿满的脖颈，再恰到好处地用力一拉，阿满吃痛便站起来，想叫却叫不出，要挣扎又使不出劲，只能跟着阿达往外走。

阿达正得意，忽然一阵急促的铃铛声大作，还没等他反应过来，

张福已经提着木棍赶来把他堵个正着。张福不容分说，一顿乱棍打得阿达“嗷嗷”乱叫，最后只好求饶：“别打了，求你放我一马。”

张福这才看清对方是阿达，气愤地说：“要是别人倒也罢了。你坏事做得太多，这次落到我手上，就一定要把你送去法办。”他拾起阿达套牛的绳子，三下五除二把阿达捆成个粽子。

阿达挣扎不开，咬着牙骂：“谁怕谁呀？这头牛来历不明，八成是你偷来的。你要是聪明就放了我，事情闹大了也没你的好果子吃！”

张福懒得理论，他回屋躺在床上，心中暗自为阿满的机智叫好。原来这是阿满的主意，它担心有人动坏心思，便让张福买了些铃铛，藏在牛棚的稻草下面。铃铛的位置阿满记得烂熟，平时走动都不会碰到一下，但一有异常，它就会踩响铃铛向主人报信。

不一会儿，张福感到困意上涌，他刚刚合上眼皮，却听到外面又响起一阵铃声，还夹杂着“哞哞”的牛叫声。

莫非阿达那家伙挣脱了束缚？张福一个激灵跳下床，飞奔到牛棚，正看到阿达在扯着阿满的犄角向外拉，而阿满拼命用四个蹄子抵住地，不肯就范。张福怒火上冲，一下子扑倒阿达，眼看要把他再次制伏。

此时，阿满却似乎受到很大的惊吓，“哞”的一声怪叫着向门外狂冲。张福生怕阿满有失，顾不上抓贼，赶紧追过去。好在阿满没跑太远，张福追上它，轻捋着它的毛让它安静下来。但等张福牵着阿满回来，阿达早已没了踪影，地上只有两截断绳。

“便宜了那家伙，”张福叹了口气，捡起绳子看了看，“想不到他



还真有两下子，居然能弄断绳子。”

往后的日子倒是风平浪静，张福和阿满一人一牛，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再也没遇到有人打坏主意。转眼八年过去了，阿满垂垂老矣，再也不能下地劳作。张福暗暗一算，以阿满这些年创造的价值，差不多连本带息地还清了那笔两万八的夙债，看来阿满今生的使命已经完成，可以寿终正寝了。

又过了些日子，阿满的身体越发虚弱，只剩些许游丝般的气息，但它始终不肯咽下最后一口气。张福很心痛，他看出阿满像还有未了的心愿，便贴近它问：“阿满，你是否还有心事？”

阿满费了半天劲才张开口，用微弱的声音问：“现在牛肉的市场价是多少？”

张福实言相告：“二十元一斤。”

阿满颓然躺下，但依然顽强地呼吸着。

就这样又过了一个月，牛肉的价格成了阿满唯一关心的问题，它只要有力气开口，就问张福这个问题。张福渐渐发现，如果牛肉涨点价，阿满就会兴奋；要是降价，阿满就沮丧。他实在搞不明白，阿满为什么会关心这种问题。

这天牛肉的价格涨到二十五元一斤，是这一个多月以来的最高峰，张福凭直觉认为阿满会为此开心。果然，听到这消息后，阿满竟然有力气坐起来，还大声说：“太好了，这下我可以安心去了。等我死后，请把我拉去交给阿达处置。”

张福大吃一惊，不禁问：“为什么要便宜那家伙？你忘了他还打算把你偷走？”

“我当然没忘，而且那次并非他挣脱了绳子，而是我用牛角把绳子挑断的。如果他不是贪心想带走我，根本不会惊动你，就可以轻松逃走。”

阿满停下来喘了几口粗气，看看一脸惊讶的张福，说：“你以为我今生只为还你的债而来？其实你那两万八，我只用了半夜就输光了，但我还不死心，抱着最后一线希望去找阿达借高利贷。那家伙心真黑，他只给了我三千块，就要我还两万。如今牛肉涨到这个价钱，我这身肉再加上那次救过他一回，应该能抵上这两万的欠债，来生可以无债一身轻了。”

说完，阿满脸上终于露出笑容，缓缓闭上了眼睛。

（发稿编辑：赵嫒佳）

（题图、插图：陆小弟）



一年一换

□河西走狼

光绪年间，有个叫王珍的人，四十岁时才接到吏部文书，补任京师宛平知县。到任后，他发现县衙政务懒散，就四处微服私访，想查清缘由，对症下药。

这天晚半晌儿，下了一场雪。王珍沿官道往县衙赶，道路却泥泞难走。他又冷又累，就敲响了路边一扇门，想讨碗热水暖暖身子。

主家是位六十多岁的老人，给王珍倒了碗热水，还拿来俩馒头。王珍边喝水边问："老人家，这官道怎么这么难走啊？"

老人长叹一口气："听您口音，不是本地人吧。这事儿说来话长了，十几年了，官道坑洼不平，沿途的村子曾联名上书修路，可县衙那儿没人给做主啊！"王珍闻言，皱了皱眉头。

老人继续道："宛平县的知县一年一换，谁还愿多管这闲事啊？"王珍愣了一下："一年一换？这话怎么讲啊？"

老人却摆了摆手："这我可不敢多说，要是说了，会掉脑袋的啊！"王珍大吃一惊，就没再追根究底。喝完热水后，他辞谢了老人，拉着毛驴回到了县衙。

第二天一大早，王珍就把老县丞请了过来。老县丞在县衙待了十

几年，应该知道其中的隐情。老县丞听完王珍的疑问后，唉声叹气说："宛平的知县不好当啊，干好是一年，干不好也是一年，是沿袭多年来的惯例。到时候，甭管是谁，都逃脱不了！"

王珍继续追问，老县丞却摇头："大人，您就甭为难我了。这件事关乎大清的颜面和皇威，在下不敢妄加评说啊！"

王珍只能按下疑惑，心里却十分纳闷儿，一个小小的七品知县，怎么和皇威连在一起了？

时间一打眼儿就过去了，王珍也算是治理有方，最近正忙着筹备耕耤礼。每年的仲春亥日，皇上都要在宛平县界内的先农坛举办耕耤礼，王珍不敢马虎，请来经验丰富的老县丞负责准备这事儿。

三月初四这天，一行人簇拥着龙轿来到了先农坛，一串繁复的礼节过后，光绪爷身穿龙袍来到耤田，伴着两边的鼓乐声，一手扶耒，一手着鞭，开始亲耕。谁也没想到的是，那头专为皇上拉犁的黄牛却死活不动了。牵牛的大臣慌了神，忙命人换备用牛，谁承想，替换的牛还是不肯挪步，这可怎么办啊？

坛外的老县丞听说拉犁的牛不肯走，早就吓得跌坐在了地上。县志记载，嘉庆年间，有一年也遇到了耕牛不走的事儿，惹得龙颜大怒，革了顺天府和宛平县大小官员的顶戴，移交吏部治罪。这回，王珍和自个儿怕是在劫难逃了。

王珍也吓坏了，快步奔到黄牛跟前，一边轻抚牛脖子，一边拿块黄绸蒙住牛眼，又把棉花团儿塞进牛耳，然后拍拍牛头，一拉缰绳，奇了怪了，黄牛立马迈开了步子。众官都松了一口气。

耕耤礼毕，光绪爷忽然问："刚才给黄牛蒙眼的是谁啊？"顺天府尹连忙回禀："皇上，是宛平县知县王珍。"皇上一听："哦？叫他过来，朕有话要问。"

此时，王珍正在听老县丞给他讲嘉庆爷那次亲耕时发生的事儿，一听皇上召见，心里顿时"咯噔"一下，战战兢兢地来到观耕台下，行过三叩大礼后，光绪爷问："王珍啊，朕有一事不明白，你为何要蒙上牛眼，还要塞耳朵眼儿啊？"

王珍答道："回皇上。黄牛第一次参加耕耤大礼，见人较多，再加上两边鼓乐齐鸣，害怕才不敢走，所以微臣……"光绪爷点了点头："原来是这样。王珍，打今儿起，朕的这一亩三分地就交给你了，要是收成不好，唯你是问！"说完，

他便起驾回宫了。

第三天，顺天府尹忽然来到县衙，就黄牛的事儿，把王珍和老县丞狠狠训斥了一顿，临走时一再叮嘱："今年要是照看不好皇上的皇田，本官就拿你俩的顶戴问罪！"

谁承想，春分过后，宛平县数月未下一滴雨。王珍巡查后，心急如焚，一边上报顺天府，申请救灾库银，一边带领百姓昼夜不停，挖水渠架水车，把永定河水引上岸灌溉农田，直到芒种时旱情才有所缓解，保住了全县大半粮田。王珍终于松了一口气。

这天早上，王珍刚起床，老县丞忽然急匆匆地奔了进来："大人，大事不好啦！"王珍吓了一大跳。

老县丞急道："大人，您快去先农坛瞧瞧吧，皇上的皇田怕是要绝收啦！"王珍大吃一惊，这几个月来，自个儿光顾着给百姓挖渠引水，却把皇上的地给忘了个一干二净！

王珍急忙来到先农坛，只见地里连片龟裂，一尺多高的麦秆儿早已干枯而死。老县丞颤声问："大人，这可怎么办啊？"王珍却没言语。

老县丞琢磨了一会儿，试探说："我想了个主意，赶紧挑块长势好的农田，趁着上面还不知情，麻利儿把麦子移过来。麦收时，万一皇上移驾来收割，也好有个交代啊！"

王珍思忖了片刻，却摇了摇头："眼下正是麦子扬花结穗的时节，移种已经晚了。不如趁早改种糜子，秋天还能收个三五斗，算是将功补过吧。"

老县丞却忧心忡忡："大人，这可是欺君之罪啊！"

小暑一到，收麦进仓。让王



珍没想到的是，老县丞竟然害怕担责，偷偷地跑了，临走时，他还留了一封信。王珍看完后，心里全明白了。

几天后，府尹大人亲自来到先农坛，他一瞅麦子变成了糜子，勃然大怒："好你个王珍，竟敢欺上瞒下，到时候看你怎么向皇上交代！"说完，他拂袖而去。

再说光绪爷，处暑后，他忽然想起了自个儿的一亩三分地，便心血来潮，只带了几个贴身侍卫，悄没声儿地来到了宛平县衙。正赶上全县衙的人在割糜子。光绪爷见糜子一片金黄，十分欣慰。

割完糜子，就地打碾。趁光绪爷歇息时，王珍跪在地上，一五一十把遭遇旱灾的事讲了出来。光绪爷这才明白，眼前是补种的糜子，点头说："王珍，京西的旱情朕听说了，你替朕分忧，还及时补种了糜子，没让田地荒芜，朕怎么会怪罪你呢？"

打碾完后，是一石三斗糜子，收成比去年好。光绪爷十分高兴。这时，顺天府尹闻讯，急急忙忙赶了过来。

按大清律令，皇上种田也要缴纳皇粮。王珍征收了一斗二升糜子入库，其余的全部封存先农坛神仓，来年用于祭祀。库仓入毕，光绪爷起身正要回宫，王珍却突然跪在了地上："微臣有件关乎宛平百姓的大事，斗胆向皇上进谏！"

光绪爷愣了一下："什么事？"王珍朗声应答："回禀皇上，自微臣去年上任宛平知县以来，发现县衙政务懒散，库根紧缩。究其原因才知，历任知县每年一换，因此为官者得过且过，不思理政，苦的却是宛平的百姓。长此以往，谁来替皇上分忧，为百姓着想？微臣所言，句句属实，请皇上详察！"

光绪爷听后，问顺天府尹："可有此事？"府尹"扑通"跪在地上："回皇上，确有此事。因宛平知县向皇上征粮，属犯上之罪，按律当斩。念其为国征粮，死罪可免，须革职为民，已成惯例。"

光绪爷大怒："一派胡言！朕种地纳粮，天经地义，宛平知县依律收粮，乃为官之责，何来犯上之罪？简直是岂有此理！"说完，他起身拂袖而去。

打这以后，未经皇上点头，谁还敢摘宛平知县的顶戴啊？王珍在任八年，把宛平治理成了京师最受赞扬之地，深受百姓爱戴。

（发稿编辑：赵嫒佳）

（题图、插图：谢　颖）

搞怪的老爸

□顾章玲



韩涛在城里打拼了好多年，总算扎下根来。转眼又快过年了，今年到底回不回老家？要知道春节加班一天能挣好多钱哩。韩涛正拿不定主意，手机响了，是爸发来的微信视频邀请。去年他给爸买了部智能手机，并且教会爸视频聊天，可把老爷子高兴坏了。

韩涛看到视频里爸的模样，眼睛突然一下子瞪大了：爸的头发白花花一片！

记得一个月前跟爸视频聊天时，爸的头发还乌黑油亮的哩，怎么一眨眼的工夫就白得这么厉害了？

韩涛忙问道："爸，您头发怎么白了这么多？"

爸不以为意地一笑，说："人老了就这样呗。邻居大根叔岁数比我还小，头发本来比我还黑，可现在白得都像雪了，唉，惨啊，他唯一的女儿嫁在外地三年了都没回来一趟，他冷清啊，这么着头发就全白了！"

听爸这么说，韩涛心里很不是滋味，他不再犹豫，下定决心要回去看看爸。

过年回到家，韩涛看到爸的头发真的白了不少，好在老爷子精神头还行，一大家子说说笑笑地迎接起新年来。

过了几天，韩涛准备回去了。爸十分不舍，低着头小声问道："你们一家都得这么快回城吗？"

韩涛心里酸酸的，强打起精神说道："爸，不回城不行啊，您孙子下学期就升初中了，学习压力大

得不得了，我们两人工作压力也大，还要月月还房贷，我们一天也歇不下来啊。”

爸一听沉默了，好半晌才喃喃说道：“想不到你们这么累，回家一趟耽搁你们不少事，我不但帮不上忙，还光给你们添乱了，唉，我真老了，糊涂了……”

回城后，韩涛有好几次要接爸进城，可爸就是不肯，说城里生活不习惯，没有人跟他聊天。韩涛懂，这是借口，实际上是城里房子太小了，爸来住不开，怕烦着他们两口子，怕吵着孩子学习。

爷儿俩再视频时，韩涛发现爸的精神越来越不好，便问爸怎么了，爸听了总是一笑，说：“最近睡眠不太好，放心吧，我身体好着哩，你就别为我瞎操心了，顾着孩子的学习要紧。”

时光飞快，马上又要过年了。韩涛再次陷入了两难境地：今年回老家吗？

就在这时韩涛的手机响了，又是爸发来的视频邀请。韩涛心想：爸肯定是想我们一家三口，要我们回去了。

接通视频一看，韩涛惊讶极了，爸的头发竟转黑了不少！

爸乐呵呵地开口说：“涛子，跟你说件事，你们一家三口今年就不用回来了。我今年啊加入了一支广场舞队伍，天天跟一帮老伙计蹦蹦跳跳的，身体可棒了。你看，头发都由白转黑了，大家都说我返老还童哩。过年时我们还要搞一个比赛，热闹得很，没空陪你们玩，所以你们就别回来了。”

韩涛听了高兴极了，说：“那行，爸，我们就不回去了，您多保重。”

放下手机，韩涛忽然不自在起来，总觉得哪里不对劲，想了一会儿，他明白了：爸的变化太大了，大得让人不敢相信，而且，爸刚才又说又笑时，总好像有点不自然。爸会不会瞒着什么？

韩涛想，要不，还是回家吧，爸一年年老了，还能和爸团聚多长时间呢？

当一家三口踏进家门时，韩涛的预感被证实了：爸孤零零地在屋里坐着，尽管头发确实转黑了，但一脸萎靡，而且家里什么年货也没有，冷锅冷灶的，哪像个过年的样子？

见韩涛三口子回来，爸惊喜万分，咧嘴想笑，可眼泪先下来了。他连忙遮掩了一下，起身帮着把大包小包提进屋里，嗔怪地说：“不是让你们别回来了吗？这回一趟多

麻烦……”韩涛说：“爸，我不是放心不下您吗？也知道您想孙子了。”爸没再说什么，只是一直笑得合不拢嘴。

在妻子的尽力操持下，这个春节过得还算热热闹闹。韩涛随口问道：“爸，您的广场舞大赛怎么样啦？”爸脸一红，说：“这不是你们回家来了嘛，我想多陪陪你们，就跟老伙计们告了假。”

转眼又要回城了。这天多出半日空闲，韩涛忽然动了心思，在村里到处逛了逛。出门在外这么多年，村里很多地方都大大变了模样，让韩涛完全认不出了，而他想不到的是，村口那家简陋的理发店还在。



理发的大爹也更加苍老了，他招呼韩涛进来坐，两个人扯了些家常。忽然，大爹说：“涛子，你爸可会搞怪了。”

韩涛一愣：“是吗？我爸他怎么个搞怪法？”

大爹说：“就说去年过年前吧，他头发蛮黑的，可非要我帮他染成白发。人家只有白染黑，哪有黑染白的，你说怪不怪？”

韩涛一听心里“咯噔”一下，大爹又说：“今年吧，你爸老得特别厉害，中间还生了一场病，这么着他的头发眼见着白了，这回是真白，可他又不满意了，年前来我这儿，要我帮他染黑。一会儿染白一会儿染黑的，他搞的什么名堂嘛。”

韩涛懂了，完全懂了。爸去年染白，是为了看上去显老，让儿孙们疼他，从而回来团聚；而今年染黑，是为了显得年轻，不要儿孙们回来，是他疼儿孙。

韩涛静静地坐着、想着，眼泪忽然流了下来，怎么也止不住。

（发稿编辑：王 琦）

（题图、插图：陆小弟）





这样的兼职合法吗

□王秀申



张宝田是太行山下槐树坳人，这一年，他的儿子也到了入学的年龄。

这天，宝田跟媳妇商量，把儿子送到县城里去读书，他们可以一边打工一边陪读。宝田媳妇听了，满口答应下来。

于是，宝田联系了县公办实验小学，一切打点妥当，并在小学附近租了房子。说起来也巧，给儿子报名那天，宝田看见学校门口贴着一纸广告，为学校招聘两名厨师，月工资 2500 元。宝田在家干的就是厨子，做得一手好菜。看到这样的广告喜出望外，立马去应聘，接着就被录用了。有了这份工资，宝田一家三口在小县城的日子也就能过下去了。

转眼三年过去，这年宝田媳妇生下二胎，是个闺女。儿女双全，宝田高兴得热泪盈眶，可高兴过后问题也来了：添人加口，宝田那点工资明显不够用了，他琢磨着得设法多赚钱。

这天，宝田看到一则招聘投递员的广告，工作时间是每天上午 8 点到 10 点，下午 3 点到 5 点，总共 4 个小时，月工资 2200 元。宝田眼前一亮，心中大喜：这份工作对路，跟我在学校做三顿饭的时间正好能错开，于是，他兴冲冲去应聘了。

三年前，宝田在学校上班时，学校没跟他签订劳动合同，自然也就没有上社保，那时宝田刚进城，对这些也不懂，想着只要不拖欠工资就心满意足了。而宝田这次找的兼职，工作单位不但跟他签订了劳动合同，还给他按时缴纳了职工养老保险。

宝田一人兼两职这事，并没有对学校故意隐瞒。校长了解他家情况，认为宝田兼职对学校工作没有影响，也就没有干涉。

转眼又过去了六年，学校要搬迁到六公里外的新校区，这下子宝田可犯了难，每天要到那么远的地方上班，保准会影响到自己那份兼职。

校长看出了宝田的心思，便约他谈话："宝田，要是到新学区工作你觉得有难处，干脆别干了，我们招聘新人吧！"

宝田在城里混了这么多年，对法律知识也多少有了点了解，他试探着问："校长，我辛辛苦苦在学校干了九年，没有功劳也有苦劳，你一句话说不让干就不让干了，总该给俺点补偿吧！"

校长却不客气地说："什么补偿啊？又不是我撵你，再说，你与你兼职的单位是劳动关系，签订了劳动合同，人家也给你缴纳了职工养老保险。可咱们呢？学校解聘你，双方解除的是劳务关系，劳务关系是没有补偿的，再说学校也没这份钱。"

这下子宝田可傻了眼，学校与他到底是劳务关系还是劳动关系？难道学校真的不该给他一点补偿吗？

律师点评：

《这样的兼职合法吗》涉及的法律问题，即劳动者在不影响彼此劳动纪律的前提下是否可以身兼两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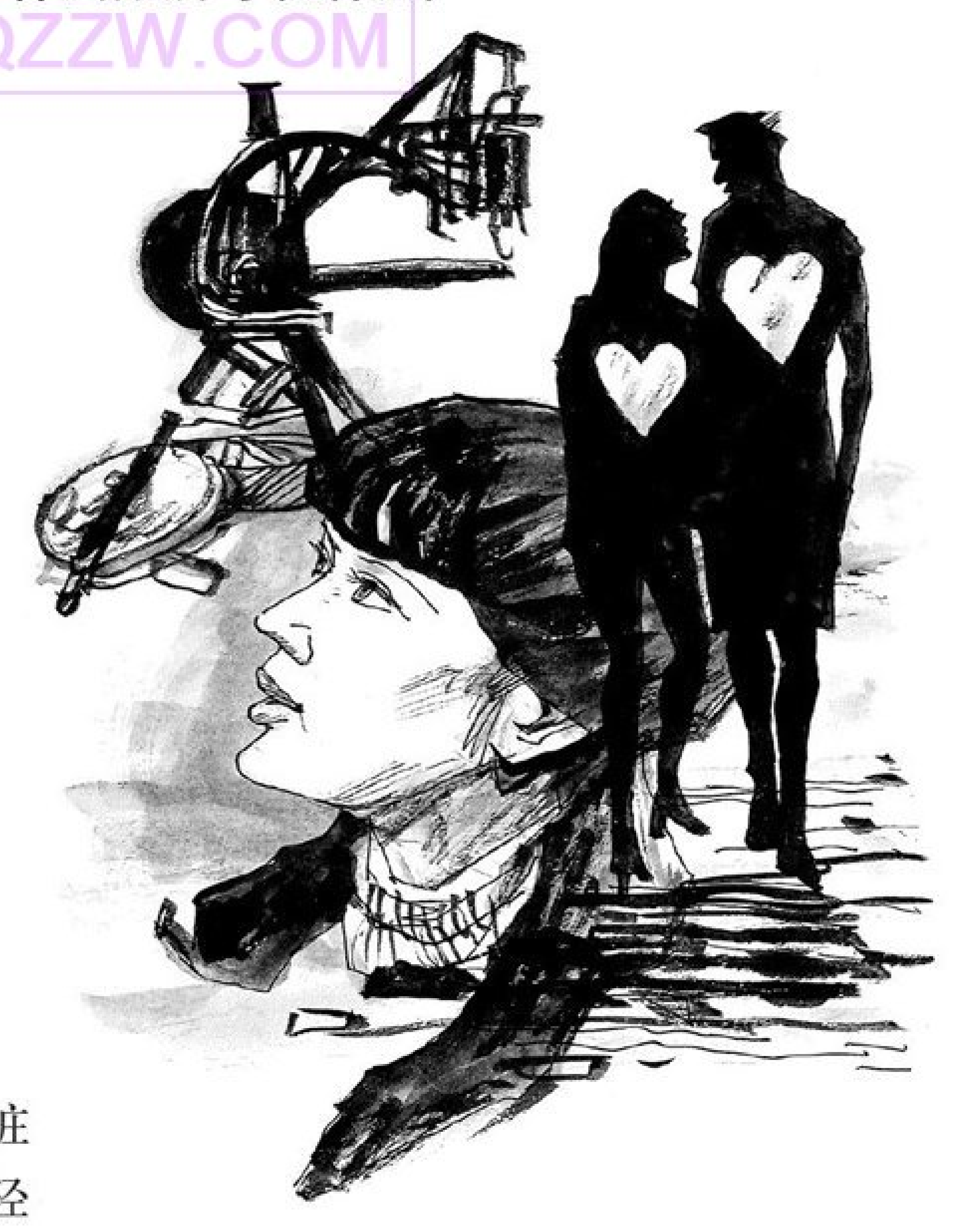
根据法律规定，一般情况下，一个劳动者只能与一个工作单位建立劳动关系，但是，在不妨碍另一个工作的情况下，只要两者之间没有冲突，法律上并没有禁止劳动者兼职。

故事中，学校对于张宝田的兼职是知晓并默认的，且张宝田没有违反学校的工作纪律和制度，而从形式看也完全符合劳动关系法定条件。双方没签劳动合同是学校的过错，学校不仅应该支付张宝田相应的补偿金，还应当承担因不签劳动合同产生的法律后果。

（题图：张恩卫）



心脏得了病，可以做心脏移植手术，换一颗心脏；那要是良心得了病，又有什么办法可以治呢？



不死的良心

□吴　嫡

1.将心换心

陈子豪是长青医院著名的心脏外科医生，也是省内最年轻的心脏移植专家。一年前，他所在的科室接收了一位女病人，名叫王莹，被确诊心衰，需要心脏移植，但一直没等到合适的心源。

王莹的父亲名叫王涛，是个做生意的，经济状况不错。王莹住院第一天，王涛就找到陈子豪，给他塞红包，请他把王莹的心源顺序往前排。陈子豪告诉他，心源顺序是按医院会诊结论排位的，不能加塞。王涛干脆去找院长，也不好使，这才消停。

这天，陈子豪去巡查病房，突然听到一阵吵闹声，只见护士白冰气呼呼地从病房里走出来，陈子豪问：“怎么了，这么大火气？”

白冰皱着眉说：“王涛盯上102病房那个女人了，非让人家捐献心脏。”102病房有个四十多岁的女人，得了严重的肾病，是在家昏倒后，儿子背她到医院来的。

陈子豪想了想说：“劝病人过

世后捐献器官是好事，有私心也是人之常情。”

白冰叹了口气说：“我也知道，可我就是看不惯他那样。那女人家里很穷，丈夫死得早，儿子智商还有点问题。她一醒过来就吵着要出院，她儿子死活不让，王涛听见了，就赶紧跑去了。”

陈子豪也叹气道：“病人的肾脏已经坏死，错过了手术期，大概还能活一个月，她儿子如果能劝她捐献心脏，也不是坏事。”

正说着，王涛跑出来拉着陈子豪说：“陈医生，快进来，她信不过我，只信得过医生。”

陈子豪和白冰跟着王涛走进病房，只见那女人脸色蜡黄，强撑着坐起来。她儿子二十来岁，憨憨的样子，眼睛盯着妈妈，手里拿着一只女式皮鞋摆弄着，不知道在干什么。王涛指着陈子豪说：“这是陈医生，很有名的，他作证你总可以放心了吧？”

女人费力地说：“陈医生，王老板说，他负责我的住院费，我死后把心脏捐给医院，如果他女儿能用上我的心脏，就给我儿子二十万。”陈子豪吃惊地看着王涛，二十万可不是小数目，自己一直想出国深造，就因为钱不够才一推再推。

白冰小声说：“医院规定，不允许有偿捐献。”

王涛一挥手说：“我知道，但这捐献本身跟我女儿没关系，她是捐给医院的。我只是跟她签个协议，只要我女儿用上她的心脏，我就愿意给她儿子二十万作为感谢。”

陈子豪摇摇头说：“话是这么说，但按心源顺序，你女儿现在排在第一位，她捐给医院和捐给你女儿其实是一样的。”

王涛固执地说：“反正这不违反规定，她毕竟不是直接捐给我女儿的！”



这时，那小伙子忽然说话了：“妈，你看我修好了。你不用出院了，我能赚钱。”那女人接过他手里的鞋看了看，慈爱地笑了：“小军修得很好！以后修好一双鞋，就跟修鞋的人要两块钱，知道吗？”小军点点头，又继续低头摆弄鞋子。

很快，王涛和那女人签了协议，陈子豪还是默许了。他知道这样做是不严谨的，但他觉得这对王莹和女人都有好处，尤其是看着那个傻乎乎的、一直努力跟妈妈学修鞋的小军，陈子豪觉得自己做的不是坏事。

一个月后，女人在医院里安然离世，按照她生前的捐赠协议，心脏被取出，按照手术顺序，王莹将是第一个接受移植者。然而就是这么巧，在女人去世的当天，本省另一家医院也送来一个心源，是一个车祸死亡的人，生前签过捐赠协议。医院很高兴，这下可以解决两个患者的心源了，于是通知排在第二位的人也做好手术准备。

2.换了谁的

这天半夜，白冰用保温盒装着饺子，蹑手蹑脚地走向陈子豪的办公室。为了斟酌这两台心脏移植手术，他一直在加班研究方案。白冰脸上有点发热，正想推门，忽然听见屋里传来说话声。她心说幸亏没贸然闯进去，否则就丢人了，可这么晚谁会找陈子豪呢？她贴着门听，原来是王涛。

只听王涛说：“这对你是小事一桩，为什么不肯帮我？”陈子豪似乎有点生气：“你明明答应了人家，怎么能言而无信？”王涛说：“因为当时只有一颗心脏，我为了救女儿倾家荡产也愿意。可现在有两颗，我为啥要花冤枉钱？”陈子豪说：“虽然有两颗，但这女人是和你女儿配过型的，虽然不是最佳，但能用；另一颗心脏现在还在检测配型，有可能不匹配。”

王涛说：“就算你用了那女人的心脏，只要你说不是，谁敢说是？”陈子豪冷冷地说：“我不会这么做的。”王涛小声说：“陈医生，我听说你已经申请了两年公费出国深造，但医院始终不批，这样你想出国就全靠自费，没错吧？”陈子豪沉默了一会儿说：“有这事。”

王涛压低声音说：“你帮我这一次，我给你五万元，至少够你留学一年的。”陈子豪问：“你既然有钱，为什么非要不认账呢？”王涛叹了口气说：“陈医生，实不相瞒，

女儿得病后，花钱如流水。二十万我有，但付完也就倾家荡产了，生意没法周转，我也就完了。我要真有办法，这丢人的事我能干吗？你帮我这一回，等我缓过劲来，我不会亏待你，也不会亏待那傻子。”

陈子豪还没说话，一个值夜班的护士从走廊经过，看见白冰就问：“干吗呢？过来帮我个忙。”白冰吓得赶紧跑了。

接下来的一整天，白冰心里七上八下的，她想知道陈子豪和王涛对话的结果。然而当天连续两台手术，陈子豪一直在忙碌，根本没机会单独见面。当陈子豪从手术室里出来时，白冰看见他脸色苍白，不知是真的累坏了，还是另有原因。

第二天，白冰炖好一罐汤，去宿舍找陈子豪。她要给陈子豪补补，也要问问心里的疑问。然而宿舍的医生告诉他，陈子豪做完手术就直接回家了。他家在本市，回家休息也不奇怪。白冰顾不得矜持，直接打车到了陈家。

这是一个老旧的筒子楼，白冰之前给陈子豪送文件来过一次。陈子豪的父母都在家，他们对这个漂亮的护士印象很好，热情接待。白冰环视着只有四十平米的屋子问：“陈医生呢？医院让我来看看他。”陈母诧异地说：“他走了啊，你不知道吗？”白冰一愣：“去哪儿了？”陈母说：“他昨晚回来说医院已经批准他出国深造，他先去北京看他老师，顺便办手续，然后直接从北京出国。”

白冰心里一动，陈子豪想出国的事她知道，但这走得未免也太仓促了。她试探着问道：“出国深造，要不少钱吧？”陈母笑着说：“子豪说美国的医学院批准了他的奖学金，家里不用出学费，他只拿了点路费。”白冰听了，心顿时往下一沉。



从陈家出来后，白冰径直回到医院去找院长：“陈医生出国了？医院批准了？”院长一脸无奈地说：“我哪舍得放他走？他需要医院批准是要申请医院的经费，其实他随时可以走。这次看来是下定决心了，给我留了封辞职信就走了。”

白冰连忙跑到手术科，查阅手术资料。一看之下，她心情更加沉重了。两张手术单上清楚地写着捐赠者和接受者的名字，王莹的对应者并不是小军的母亲，而是另一个捐赠者。

白冰一阵眩晕，她拨通了陈子豪的电话，陈子豪的声音听上去疲惫而又兴奋：“白冰吗？我在机场，正想给你打电话呢。”

白冰眼圈发红，但她尽量用平静的语气问道：“子豪，你是不是拿了王涛的钱了？”

陈子豪沉默了，过了好久才问：“你怎么知道的？”白冰挂断了电话，已是泪流满面。

3.谁亏了心

这时，一阵吵闹声从病房那边传过来。白冰赶紧跑过去，只见王涛挡在病房门口，被他挡住的正是小军。王涛凶巴巴地说：“我女儿刚做完手术，还在休息，你不准进去。”小军憨憨地摸着脑袋说：“我想看看她，我妈的心在她身上，我……我想我妈了。”

王涛摇头道：“你妈的心没在我女儿身上，在另一个患者身上呢。”小军愣住了，好半天才说：“我……我妈说，她的心会在那个妹妹身上。”

王涛低吼道：“开始是这么说的，后来事情有了变化，知道吗？”小军想了一会儿，从怀里拿出一张纸来：“我妈说，给你看这个，你会给我钱的。”

王涛像被烙铁烫了一下，怒吼道：“我说的你听不懂吗？你妈的心不在我女儿身上，这纸没用了！”此时，小军身后的一个老人生气地说：“你说没用就没用啊？我小妹怕孩子说不清楚，才让我跟来的。我是他大舅，我小妹说陈医生是见证人，你让他出来！”

王涛坚持说：“原来是这么说过，你妹子去世后把心脏捐给医院，我负责她的住院费和丧葬费，我女儿如果用上她的心脏，我再给她儿子二十万。现在她把心脏捐给医院了，我也言而有信，支付了她的住院费和丧葬费。可我女儿没用上她的心脏，用了别人的，这二十万的

事自然就不存在了。陈医生出国了，不过医院有记录，你们申请查一下就行了。”他一眼看见跑过来的白冰，大声说，“这位是白护士，你们可以找她查记录！”

那老人看着白冰问：“白护士，我小妹的心到底是给谁换上了？”

白冰矛盾地看着他，又看看一旁张大嘴的小军，无奈地把手里的记录递给他说：“根据医疗记录，你妹妹的心脏确实是用在另一个病人身上了。”

老人反复看了几遍那个单子，叹了口气，还给了白冰，拉着小军走了。

白冰站在原地看着他们离去，王涛热情地说：“白护士，你帮我看看，我女儿时睡时醒的，是否正常？”白冰走到病床前，只见王莹迷迷糊糊地睁开眼睛看了她一眼，又闭上了。

白冰看看监控仪表，转身就往外走。王涛赶紧跟上来：“我女儿没事吧？陈医生说手术很成功……”他的声音越来越小，因为他看见白冰眼睛里的鄙视，两人对视着，王涛心虚地低下头，白冰冷冷地说：“没错，手术很成功！你和陈子豪医生，你们双赢！”说完，她就离开了。

没想到，那天医院正好有个记者来看病，听见了这番对话，觉得是个很好的新闻点，于是跑去采访了小军的大舅，又找到了王涛，王涛坚持咬定心脏不是那女人的。随后，这事上了报纸，还引起了一番讨论。大多数人认为王涛没错，是严格按协议办事，用更匹配的心脏是医院的天职，医院也没有错，只能说小军的运气不好；也有人认为不管怎样，王涛应该给小军一些补偿，会更人性化。

两个做手术的患者都恢复良



好，院长又喜又忧。喜的是，经过这次手术，医院的名声更响了，很多患者慕名而来；忧的是，全院最好最年轻的主刀医生已经跑了。

小军又来过医院两次：一次是领医院颁发的器官捐献荣誉证书，还有医护人员凑的一千元奖金，这奖金是白冰发动大家捐的，她自己出了五百元；另一次是他自己来的，站在王莹的病房前，呆呆地看了一会儿，直到王涛把他赶走。白冰看着他的背影，不知不觉红了眼眶。

一个月后，两个患者都痊愈出院了，小军又来转悠了一圈，很迷茫的样子。白冰走到他面前问："小军，你有事吗？"小军摸摸脑袋说："我想看看那个装着妈妈心脏的妹妹。"

白冰耐心地说："不是告诉你了吗？你妈妈的心不在那个妹妹身上，在另一个患者身上。"小军固执地说："是妈妈这么说的。"白冰心里一酸，看着小军身上的衣服，有些破旧，但洗得挺干净，看来有人照顾他。白冰问："你跟谁一起过日子？"小军说："我住在舅舅家。"白冰想了想说："以后有事可以来找我。"小军蔫蔫地走了。

但接下来的三年里，小军再也没来过医院。王莹也没来过，听说是去北京做了检查，一切正常。陈子豪一去再无消息，白冰也没有再联系他。她不知道真的联系上了，她能说些什么，是质问，还是表白？似乎都不对劲。

4.惊人意外

眼下，白冰已当上了护士长，是医院历史上最年轻的护士长。大家都说她工作太拼命，别的女孩在这个年纪都忙着谈恋爱呢。她自己知道，她还没恋爱的心情，已经过去了三年，但她感觉可能还需要一个三年。

这天，白冰正在值班，一个小护士过来说："护士长，有位先生要找您。他急得不行，说是陈子豪医生或是您，一定要找到一个。对了，咱医院有叫陈子豪的医生吗？"这小护士是新来的，不知道陈子豪的事。说话间，那人已经进来了，满脸焦急。尽管三年没见面，但白冰还是一眼就认出了他——王涛。

王涛看上去胖了些，一身西装，满脸是汗。白冰冷冷地问："有何贵干？"王涛说："白护士，哦，护士长，我女儿王莹，你还记得吧？她最近不太对劲，她……她对一个男人十分关心！"白冰差点笑出来：

“你女儿有二十岁了吧，对一个男人关心有什么不对劲的？”

王涛激动地说：“不，她不是恋爱，不是恋爱那种关心，而是……像妈对孩子一样的。”白冰想了想说：“估计是她男朋友比较幼稚吧，同年龄段的女生本来就比男生成熟。有时谈恋爱，碰上生活能力差的，可不就像照顾孩子一样。”说到这儿，她忽然想到了那个不会照顾自己的陈子豪，眼圈又红了。

王涛急了：“不是谈恋爱，肯定不是谈恋爱。”白冰板起脸说：“你女儿是不是谈恋爱，你该去找青少年专家问，不是找我。”

王涛着急地说：“这事只能找你或陈医生，因为小莹关心的那个男人，是……是小军。”

小军？白冰愣了愣问：“你仔细说，到底怎么回事？”王涛叹了口气说：“小莹高考后上了本市的大学，可她从大一开始，周末和寒暑假都很少在家待着。我原以为她是出去玩，可结果有一天我在路边看见了她……”他揉着太阳穴，似乎很不愿意回忆那个场面，“那个小军坐在一个板凳上，面前摆着个修鞋摊，一堆鞋放在那里，手里还修着一双。小莹站在他身后，竟然……在给他理发！”

白冰愣住了，感觉确实有点诡异。王涛接着说：“后来我发现，不止理发，小莹还给他送饭！这是有一次，我跟踪她出门后，录下来的……”他颤抖着掏出手机，打开了一段视频：一个男人胡子拉碴，神情呆滞，身上的运动服很脏，正专注地修着鞋，他身后站着一个漂亮的女孩，轻柔地给他理着头发。三年时间，王莹出落得更漂亮了，但坐在地上修鞋的小军看上去让人



心酸，明明不到三十岁，看起来就像五十岁。但真正让白冰震撼的却是王莹的眼神，即使从偷拍的视频上，也能看出那充满慈爱的目光，王涛没说错，那不是一个女孩恋爱的目光，而是一个母亲看着自己孩子的目光。

白冰忍不住微微发抖，王涛近乎绝望地看着白冰说："白护士长，这叫什么事啊？这是鬼魂附身了吗？"白冰冷静下来，摇摇头说："我不相信鬼魂之说。从医学角度来说，这虽然未经验证，但确实是有传闻的。你听说过心源说吗？"王涛茫然地摇摇头，白冰说："一些病人在移植心脏后，性格上出现了奇怪的变化，原本胆小的人变得胆子很大，原本有洁癖的人变得邋里邋遢，而这些性格特征正是心脏捐献者的性格。所以有医生提出一个假说：记忆和智力是由大脑掌管，而性格和情绪则是大脑管一半，心脏管一半的。"

王涛愣了愣："真会这样吗？"白冰说："没人能证实这个假说，但也没人能推翻。至少目前这种争议依然存在。"王涛激动地说："白护士长，你一定要救救我女儿，她才二十岁，这样下去可怎么得了啊？"白冰吓了一跳说："这种事我没办法，就是做手术的陈医生也没有办法。"王涛情急之下喊了起来："手术是你们医院做的，出现这种情况也算是后遗症的一种，你们不管，我就去告你们！"

白冰冷冷地问道："你告我们什么？告我们因为给你女儿换了心，所以你女儿就对小军产生了母爱？我记得那单据上明明写着，王莹是接受了另一个人的心脏，和小军的母亲毫无关系。这能算后遗症吗？还是你要告医院里有人篡改了心脏捐献记录，替你省下了二十万？"

王涛突然不受控制地浑身发抖，他缓缓地蹲下身，双手捂住脸，像忽然老了十岁似的。

5.心血相连

虽然把三年来的怒火都发泄出来了，但赶走王涛后，白冰自己也坐不住了。第二天，她按照王涛说的位置找到了小军。从内心里，她觉得自己对小军有所亏欠，虽然她和陈子豪并没有正式恋爱，但总觉得自己是责任人之一。她曾想过替小军讨回公道，但她没有任何证据。

小军果然在那里，他身边堆着很多鞋，像座小山一样。鞋型很杂，

从女式到男式，从小孩到大人的，就像是旧鞋杂货铺。白冰叫了一声：“小军？”小军抬头看看她，显然没认出来，然后看看她的鞋子，摇摇头说：“鞋是好的，不用修。”白冰一时不知道该说什么。

这时，一个老太太走过来，从地上拎起一双凉鞋来，小军说：“修好了，两块。”老太太给了两块钱，看看白冰：“你是来修鞋的？这孩子手艺好，而且三年了都不涨价，别的摊早就五元了，还有要十元的，他还是要两元。”

这时，一个高大帅气的男孩骑着自行车过来了，他从地上拎起两双运动鞋和一双皮鞋，放在自己车上，然后掏出十块钱给小军。小军低头找钱，男孩说：“军哥，别找了。”小军抬头微笑道：“小斌，不行的，一双鞋两块钱。”

那个叫小斌的男孩无奈地喊了起来：“军哥，我跟你说多少次了，别人家最少都收五块了，你手艺这么好，以后也要收五块，知道吗？”可小军还是执拗地摇摇头说：“妈妈说的，修好一双鞋，收两块钱。”

白冰想起了医院里的那一幕，鼻子一酸，眼泪就掉下来了。小斌叹了口气，从车筐里拿出一个汉堡和两个鸡翅，然后走过去把小军手里的鞋抢下来说：“先吃饭，都过晌了。”小军看着堆积如山的鞋，挠挠头说：“还有很多呢。”小斌没好气地说：“你收两块钱，当然多了。”

小军这才用身边的水盆洗洗手，然后用一块像抹布一样的毛巾擦干，开始吃汉堡。小斌把那块毛巾拎过来，拿出一条干净的换上，跨上自行车，看着狼吞虎咽的小军说：“军哥，我快考试了，这两天过来得少，你记得按时吃饭，别总等饿了才想起来。”



小军点点头说："小莹上周给我带包子了。"小斌叹息道："她也得考试，而且我听说她还有点麻烦。"小军放下汉堡，关心地问："啥麻烦？"小斌想了想说："也没什么，就是跟她爸闹别扭，你不用管了。"说完，他骑车走了。

小军吃完汉堡，把两个鸡翅包起来放进口袋里，继续修鞋。修好一双后，他随手抓过小斌给他换的干净毛巾，仔细地把鞋擦干净。白冰不禁觉得奇怪，除了王莹外，竟然还有一个男孩也在关心着小军。

白冰问小军："你还跟大舅一起住吗？"小军摇摇头说："大舅生病走了，我住自己家。"白冰看看他身上的运动服，跟视频里的一样，很脏，但能看出并不旧。白冰捏捏厚薄，小军笑了："这是小斌的，他穿着不合身，我穿着合身。"白冰忍不住笑了笑，运动服很少有买不合身的吧。小军边修鞋边说："小莹也给我买过一件运动服，我不要。妈妈说过，不能白要别人的东西。"

白冰笑着问："那为什么小斌给你买汉堡，你就要了啊？"小军认真地说："妈妈说，别人请吃饭是有面子的事，可以吃。"白冰想起那个肤色蜡黄的女人，心头一阵酸楚："看来还是有好心人的。"小军"嗯"了一声："是啊，我前年生病，走在路上昏倒了，有个不认识的男人路过，把我送到了医院，还交了医药费呢。我问他名字，他不说，说小事小事。"

正说着，一辆自行车飞驰而来，在小军面前"吱嘎"一声停下了。来人竟是王莹！只见她面色发白，喘着粗气。后面一辆汽车也一个急刹车停住了，王涛气急败坏地从车里冲出来："小莹，你别跑，你心脏不好，不能太用力！"白冰也反应过来了，赶紧抓住王莹的手说："你不能进行太剧烈的运动。"

王莹认出了白冰，像看见了救星一样，躲到白冰的身后说："白姐，我爸发疯了，他说要找人把军哥打一顿，拆了他的摊子。我怕他伤害军哥，才这么着急跑来的。他不是开玩笑，我知道他秘书以前就跟踪过军哥。"

白冰脸色一沉，迎着王涛上前一步说："因为小莹对小军好，你就要带人闹事？你要真敢这么干，就试试。我虽然只是个护士，但我不但能报警，还能把你的事宣扬出去。我没有证据，但我相信人心里自有一杆秤！"

王涛被白冰吓得退后一步，脸

皱成了一个苦瓜："白护士长，我只是吓唬吓唬小莹。真打了他，别说警察抓我，就是我自己……白护士长，你真觉得我是丧尽天良的畜生吗？"他竟然蹲在地上"呜呜呜"地哭了起来。

白冰和王莹都愣了，王莹扶起王涛说："爸，你别哭了。"王涛抓着王莹的胳膊说："小莹，求你醒醒吧，你只是个接受了心脏捐赠的病人，你跟他没有任何关系。你才二十岁，总在这么个男人身边晃悠，将来你可怎么办啊？"王莹说："爸，你说的这些我都懂，可我就是控制不住啊，我一看见他就像看见亲人一样，他在我眼里就像我的孩子一样。"

王涛哭得更厉害了："报应啊，报应啊，这是老天给我的报应啊！"

6.心心相印

没多久，王莹作为特殊病例被送进了医院，是王涛坚持的，王莹也没反对。白冰知道自己对王莹的病症毫无办法，如果说谁能有一点希望，恐怕只有陈子豪。他是专攻心脏移植课题的，又在国外深造，也许能有办法。

白冰不知道陈子豪出国后的号码，抱着一线希望拨通了他三年前的那个号码。没想到，手机接通了，陈子豪那熟悉又陌生的声音从话筒里传来："白冰？是你吗？"白冰平静了一下心情说："是我。陈医生，你还记得三年前做过心脏移植的女孩王莹吗？"陈子豪的声音一下子低沉了："你还是想问这件事是吗？我也一直想找你，跟你解释，可我一直没有勇气。"

白冰一愣，知道他误会了，忙说："不是那件事，是王莹出现了一些特殊的症状。"她把王莹的情况说了一遍，陈子豪惊讶地说："这种情况我只听说过，从没见过。我立刻来找你！"

白冰一愣，他不是出国了吗？过了一个小时，陈子豪冲进了医院，出现在白冰面前，有些尴尬地说："其实我回来快半年了，在省医科大当教授，有时也会去各大城市做手术。"白冰点点头说："说正事吧。"陈子豪拉住她的衣袖说："我不愿张扬露面，就是因为你。我……一直想跟你解释，好几次开车在医院门口等你，但看见你时，我又不敢露面了。"

白冰说："那天我给你打电话，你承认拿了王涛的钱。"陈子豪点点头说："正因如此，我一直没脸

来见你。”白冰冷冷地说："那还有什么好说的？为了钱为了出国，出卖良心？”

陈子豪抬起头说："我没有出卖良心，我只是为了梦想，骗了一个心存不良的人。”白冰惊讶地看着他，陈子豪低下头说："虽然这也不光彩，但我并没有出卖良心。王莹的身体里确实不是小军母亲的心脏。那天配型结果出来后，小军母亲的心脏更适合另一个患者，而那个车祸捐献者的心脏，更匹配王莹。所以，记录是真实的，配型不是我一个人做的，还有院长，你可以去向他求证。”

白冰有些眩晕："但你仍然拿了王涛的钱？”陈子豪低下头说："是，我暗示他，我更改了配型记录，他给了我五万块钱。那是我为了实现梦想做的唯一的错事。但我赚了钱后，去年就已经连本带利地还给他了。”

白冰想了想问："你没告诉他真相？”陈子豪点点头说："不知为什么，也许我想让他继续心里不安吧。虽然他实际上并没有欺骗小军，但他确实是想那样做，而且付诸行动了。”他小心翼翼地看着白冰，“我做错过事，但我没有出卖良心，你能原谅我吗？”

白冰脸色好看了些，但语气仍然很强硬："原不原谅你再说，现在王莹的事怎么办？”陈子豪沉吟着说："按道理，王莹换的根本就不是小军母亲的心脏，根本不存在心源性症状的可能。我只能推测，是王莹从那篇新闻报道里和父亲的表现上，发现了可疑之处，因此相信自己身上的就是小军母亲的心脏，从精神上对小军产生了亲近感。这属于精神学科的范畴，我的学校里有非常厉害的精神科教授，我可以请他来帮忙。”

“不用了！”白冰和陈子豪吓得一回头，只见王莹正笑嘻嘻地站在他们身后，说，“你们说的我都听见了。真相和你们猜的差不多，但有一点不同。我当时躺在病房里，模模糊糊地听到你们的争执，后来出院后又看到了媒体的报道，我问过爸爸几次，他一直否认，但从神情中能看出他的心虚。其实我并没有对小军产生你们想象的感觉，我对他只有愧疚，我表现出来的一切都是故意做给我爸爸看的，我希望他能产生这样的误解，希望能逼着他兑现承诺。但刚才听陈医生说了事情的真相，我觉得爸爸受到的惩罚已经够了，我不用再装下去了。”

正说着，王涛匆匆赶到医院，

一见到陈子豪，他几乎是扑上去抓住对方的双手说：“陈医生，求求你救救我女儿！从去年你把钱还给我，我就知道，你比我高尚。所以，你肯定不会见死不救，不管我有多卑鄙，我女儿是无辜的，她很善良啊！”

陈子豪沉声说：“当年你资金紧张，想要赖账，虽然卑鄙，还算情有可原。可三年过去了，你的生意已经做得很大了，二十万对你来说已经不是沉重的负担，为什么你还没有什么表示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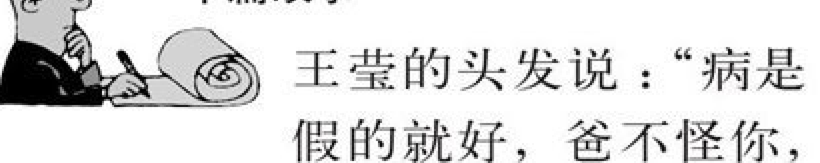
王涛长叹一声说：“有些事，小莹不能理解，或许你们能理解。当初我在记者面前否认了小莹用的是小军母亲的心脏，众人皆知。如果现在反过来承认这件事，我的商业信誉就全没了，谁也不会和我做生意，我随时会破产。但人心都是肉长的，这么多年，我一直在偷偷照顾小军：他的房子老旧危险，我为了不引人注目，特意捐款给他们村，让他们把村里的危房都整修了一遍；小军智商不高，我怕他回家太晚有危险，经常让人跟着他；小军生病，是我叫秘书把他送到医院，付了医药费才走的，只是不敢留名罢了。我愿意尽力去照顾小军，只是不想让女儿卷进来。可老天为什么要让小莹得这种病？这都是我的错啊！”

看着王涛泣不成声，陈子豪心里也不是滋味，他觉得自己和王涛是五十步笑一百步。

王莹抱住爸爸，把刚才大家的对话告诉了他。王涛吃惊地看着陈子豪，陈子豪点点头说：“是我骗了你，为了跟你借五万块钱，也为了惩罚你。虽然不光彩，但这是我当时的真实想法。”

王涛长长地出了口气，抚摸着





王莹的头发说："病是假的就好，爸不怪你，你是个好孩子，比爸爸强。"他转身郑重地对陈子豪说，"现在我知道真相了，但我还会继续照顾小军的，不为别的，就为我曾经有过那个丧尽天良的想法。"

陈子豪转身看着白冰说："你能原谅我吗？我当了三年的逃兵，想用一辈子补偿。"白冰"哼"了一声："看你以后的表现吧。"

就在这时，一个人急匆匆地跑进医院，看见一群人都在一起，又犹豫地停住了。王莹高喊："小斌，快过来！"小斌尴尬地走过去说："王莹，你的病好点了吗？"王莹"嘿嘿"一笑："别装了，你知道我没病。"小斌惊讶地看着她："你坦白了？"王莹点点头，把经过告诉了小斌，小斌高兴得直挠头，那动作跟小军很像。

陈子豪突然想起来了："小斌？你不是跟王莹同时做手术的孩子吗？我记得很清楚，你比王莹大一岁。"小斌点点头说："陈医生，是我。我出院后看过报道，知道自己移植的是军哥母亲的心脏，于是等身体好一点后，我就经常去看望他。我家里不是很有钱，也没法帮他太多，就动员同学和认识的人都把鞋拿去给军哥修。我上大学后，也继续去看军哥，结果总碰上小莹，就成了朋友。小莹跟我说了她的怀疑，想逼着她爸拿钱给军哥。我说这事没啥证据，而且我看见军哥就觉得亲近，不管军哥能不能拿到钱，我都会继续照顾他。"

王涛听着禁不住掉下了眼泪："好孩子，你是我们这些人里最有良心的人。"小斌真诚地说："其实，我觉得在整件事情中，并没有一个丧尽天良的坏人。"王涛惭愧地低下了头。

王莹偷偷拉住了小斌的手说："别人不管，反正我知道你是好人。"白冰微笑着，也轻轻拉起了陈子豪的手，陈子豪紧紧地攥住，生怕再弄丢了一样。

反倒是小斌最紧张，他看着王涛的脸色，王涛擦擦眼睛，破涕为笑："放心，白护士长说过，小莹成年了，谈恋爱合法。"大家忍不住都笑了。

此时，小军依然坐在街边，认真地修着鞋，完全不知道在这个城市里有一群人，因为他又哭又笑的。他只感觉夕阳照在身上，暖暖的，就像母亲的怀抱一样。

（发稿编辑：朱　虹）

（题图、插图：杨宏富）



·神探夏洛克·

阳台上的枪杀案

杰夫是一名体操运动员，住在体育公寓六楼。这天早晨，杰夫和往常一样，很早就来到阳台上做体操练习。

对面阳台上，有个小朋友看得直叫好，就在此时，只听“砰”的一声枪响，杰夫倒在了阳台上。小朋友吓得“哇哇”大哭，他的家人赶紧报了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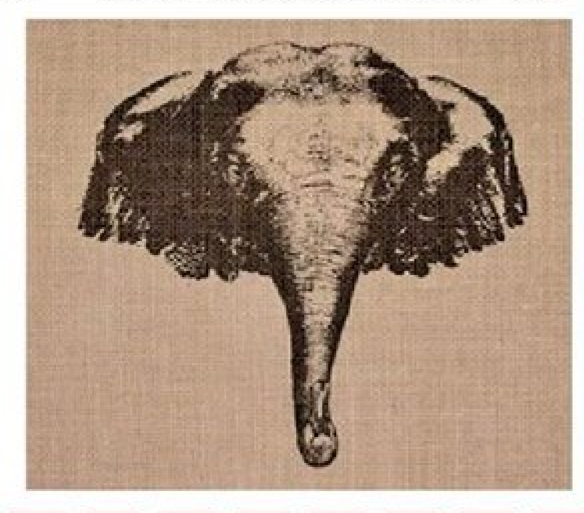
夏洛克探长匆忙赶来，检查尸体后，发现子弹是从背后射进去、从小腹穿出来的，一颗弹头嵌在阳台的地板上，和死者的伤口完全吻合。夏洛克挖出弹头，认出这是小口径步枪子弹头，是专门用于射击比赛的。

进一步调查得知，在报案人这幢公寓的二楼，住着一位射击运动员，人称“神枪手”，警方对他进行了询问。“神枪手”说：“我听说子弹是从他后背进去，下腹部出来的，凶手显然是从上面往下射击，我在二楼没法射中他的啊！”射击运动员的邻居也证明了他早上确实没有出门。

可即便如此，夏洛克探长还是断定，射击运动员就是凶手，你知道这是为什么吗?

超级视觉

这里有一张大象的素描画，是不是栩栩如生？假如你把它颠倒过来看，大象竟然变成了……



思维风暴　牛奶和咖啡哪个多

有相同容量的咖啡和牛奶各一杯。先从咖啡杯中舀一勺咖啡到牛奶里，搅拌均匀；再舀一勺混合的牛奶咖啡倒入咖啡中，搅拌均匀（每勺的量都一样）。请问，是牛奶杯中的咖啡多，还是咖啡中的牛奶多?

A．咖啡中牛奶多 B．一样多 C．牛奶中咖啡多

想知道答案吗?

1．您可直接扫描右侧二维码。

2．您可登录 http://t.cn/RNJv6Fs。

3．购买 2017 年 12 月上《故事会》。



动感地带，与您不见不散！上期答案见本期 P42。



·细节·

阳伞

契诃夫的笔下有这么一个故事：一位先生爱慕一位女士，但他知道自己没戏。有一天，女士在女伴的陪同下，来先生家做客，坐了半个小时，走的时候落下了一把阳伞。一般来说，这位先生有两个选择，要不留下来做纪念，要不就追上去还给女士。然而，这位先生却选择把阳伞撑起来，在客厅的沙发坐了一晚上，第二天再把伞还回去。

在外人看来，这也许很凄凉，可对于先生来说，他度过了人生中最幸福的夜晚。

受苦

汪曾祺写过一个故事，说一个女孩很美，被人纠缠，她心爱的男人为她出头，却被打得昏死过去。女孩伤心极了，她听说有个偏方，就是找各家的尿罐子，从上面刮下厚厚的尿碱，用来泡水喝，能救活昏死过去的人。

女孩弄来一碗，伺候男人喝下去，这时候，女孩实在忍不住，眼泪夺眶而出。还剩下小半碗尿碱了，不知道为什么，女孩也尝了一口。

这便是爱情最动人的一刻："你的苦都是为我受的，我根本用不着受苦，但我想和你苦在一起。"

桃树枝

1896 年，一个 6 岁的小男孩要和他的兄弟姐妹们合影，小男孩非常重视。

他心想：这么一个大家族站在一起，以后别人看到照片，找不到我怎么办？

于是小男孩在拍摄的时候，就伸手去够旁边桃树的枝。

小男孩成了这一堆人中，唯一手拿桃花的人。他并不是要沾桃花运，只是想有一个与众不同的细节，这样别人能找到他，他也能找到自己。

这个小男孩就是陈寅恪，中国现代著名的历史学家，他在 6 岁的时候就知道如何把自己嵌入历史，不被遗忘。





绳子

猫和猪是好朋友。

一天，猫不小心掉进了一个大坑，猪连忙拿来绳子想救猫，猫叫猪把绳子扔下来，猪二话不说就把整捆绳子扔了下去。

猫郁闷地说：“这样扔下来，你怎么拉我上去？你应该拉住绳子的一头啊！”

猪点点头，突然笨拙地跳下大坑，它拿起绳子的一头，高兴地说：“现在可以了！”

猫哭了，却哭得很幸福。因为它明白，有的人不是很聪明，却值得你终生拥有。

追到

我有一个大家族，一天聚会，族中有个爷爷辈的人，七十多岁了，竟然跟几个五六岁的小屁孩一起坐在泥地上打弹珠，还大呼小叫地耍赖。

祖奶奶听到了，拄着拐棍出来就要揍他，那爷爷起身就跑，结果跑出不远还是被祖奶奶追上了，结结实实挨了一棍子。

事后，爷爷“哎哟哎哟”地喊着疼，我们小辈安慰他，还嘲笑了他两句，说他怎么连九十多岁的祖奶奶都跑不过。

爷爷万分委屈地辩解说：“我要不是怕我妈摔倒，她哪追得到我啊……”

司机

一个女孩得了抑郁症，忍不住割了腕。那一瞬间，她后悔了，又痛得心慌，便打了个出租车去医院。出租车后座被她弄得都是血，她捧着手痛哭，又委屈又内疚。

哪知司机什么都没说，飞快地把她送到医院，还带她去处理伤口，生意都不做了。处理完伤口，他又带着女孩去吃了一顿饭。

饭桌上，司机对女孩说：“十来岁的小姑娘，人生路还长呢，千万别冲动……”说着，他哭了起来，“千万别学我女儿。”

扫一扫二维码，可带走、分享这些精彩细节。



细节，故事之灵魂。本刊推出全新栏目“细节”，意在讲述和传播有细节亮点的小故事。若您看到或听到的故事里有令人难忘的闪光细节，有以小见大的人生智慧，欢迎推荐给我们，篇幅在600字以内。来稿一经采用，即致稿费。本期责任编辑电子信箱：babyfuji@126.com。



·诙段子·

实话实说

◆ 朋友们，你们旅行回来后，一般多久可以把旅行箱整理好？我一般都原地放置三天以上，走路会绕开它，目光根本不敢与它对视，一想起要把脏衣服拿出来，买的东西分类放好，小玩意儿挨个拆开包装，送人的要快递……我就被这些繁杂的工程吓得浑身发抖，根本不敢直面人生。

◆ 有谁像我一样，心中揣着中五百万的想法，想着中了之后要干这干那的，却从来不买彩票！

◆ 以前想不通为什么有人会穷游，后来想通了，在家里也是穷，不如去外面穷，还能看风景，说不定还能捡到钱。

◆ 突然发现我离女性最近的时候，是在挤地铁的时候。

◆ 孤单是暂时的。要相信，最后你总会找到和你相伴一生的电脑、手机。

（**推荐者**：卧龙城主）

经得起折磨的童年

◆ 小时候，我爸爸带着还是婴儿的我睡觉，忽然外面有人喊地震，我爸爸一个鲤鱼打挺，夹起我就跑。我爸快跑到楼下了，邻居问他：“你夹个枕头干什么？里头有私房钱？”我爸爸这才发现弄错了，又跑到楼上去找我，我还在那呼呼大睡……

◆ 我还小的时候，妈妈经常不在家，我爸负责在家照顾我。有一天我早上起来发现家里没人，就扒着门缝哭得撕心裂肺的，盼星星盼月亮，终于我爸回来了，手里夹着一支烟很哀怨地看着我：“咱爷儿俩咋办？附近都没方便面卖了……”

◆ 小时候我妈没给我买婴儿床，出门买菜为了防止我乱爬，直接把我扔进洗衣机的洗涤筒里。

（**推荐者**：司志政）

（**本栏插图**：孙小片）





师生问答

◆ 师："待人接物"这个成语怎么解释？

生：就是待在家里，等待接受别人的礼物。

◆ 师：怎样理解"天下兴亡，匹夫有责"？

生：皮肤是人体第一道防御屏障，若皮肤破损就容易感染。病人一多，国家建设就无法进行了。所以天下兴亡，"皮肤"有责。

◆ 师："头悬梁，锥刺股"是怎么回事？

生：古代有个人不好好学习，考试总是不及格，他妈妈就生气地用锥子刺他的屁股，他想不开，就在屋梁上上吊自杀了。

◆ 师：如果你只有一天的寿命，你想去哪里？

生：我会将最后一天留在学校，留在这个课堂里。

师：好感动啊！现在的学生竟然如此好学！

生：因为我在课堂里有度日如年的感觉啊。

（推荐者：潘光贤）

爸妈吵架了，你会使什么招

◆ 有一次，我在自己的卧室玩电脑，突然听到爸妈吵了起来，因为吵得厉害，我就打算去劝和。刚打开门就听到我爸对着我妈喊："你能干点啥？生个儿子跟傻子一样！"我妈也不甘示弱，大吼："我儿子才不傻！你儿子才是傻子呢！"这……我是他们亲生的吗？

◆ 我爸妈向来喜欢斗嘴，我最喜欢在一旁添油加醋。老爸说老妈太胖，我就说："是啊，妈妈你该减肥了。"老妈说老爸真丑，我马上接话："原来我长这么丑，都是老爸你的基因在作怪啊。"这样，爸妈把矛头对准我，他们之间的矛盾就缓和了。

◆ 上次爸妈吵架，吵得不可开交，我在旁边看着也不敢劝。他们两个你一句我一句，突然老妈词穷了，一时语塞，我也不知道怎么想的，突然蹦出来一句："妈妈，快点，该你啦……"他们哈哈大笑，然后战争结束。

（推荐者：心香一瓣）



妈妈偷吃

陈柏清

小时候，我曾经为一件事而困扰。

那天，我放学回家，一进屋就闻到一股饺子的香气，我冲向厨房，原来是妈妈在煮饺子。我很惊讶地看见，妈妈一边干活一边往嘴里塞东西！

我悄悄地退出来，心想，妈妈在做什么呢？偷吃？可是妈妈一向都把好吃的往我和爸爸面前推，看我和爸爸吃饱了，她才拣剩菜吃，我和爸爸不止一次地提出抗议，不许她这么当二等公民，可她就是“屡教不改”。这样的妈妈怎么会偷吃？

后来我又碰到过几次，在包包子的时候、在包馅饼的时候……这太令我纠结了。我对爸爸说了我的发现，爸爸也很惊奇的样子，反复问我："真的？你真的看见妈妈在偷吃东西？"我十分肯定地点点头："是真的！估计她是舍不得扔掉过期的东西，偷偷地吃掉。可那会伤害身体的啊！"我们爷俩决定去抓个“现行”，当场阻止妈妈偷吃。

这天是周末，妈妈又在厨房里忙着包饺子，我和爸爸偷偷躲在门边盯着里面，只见妈妈掀开锅盖捞饺子，捞着捞着就往旁边碗里放一个，不一会儿又放一个，接着竟吃了起来。我有些看呆了，原来妈妈



“偷吃”的是饺子！爸爸小声地笑起来，难道他在嘲笑妈妈？我脸上发热，真想跳出去叫妈妈别吃了，在桌上又不是不可以吃，为什么要这样？可是爸爸按住了我。

那顿饺子吃得我没滋没味的，爸爸却和妈妈热烈交谈，他两眼放光，像看到了金子似的。我暗暗担心，爸爸会不会把这事当作把柄向妈妈示威呢？妈妈一直要求他戒酒，为此两人还生过气呢。

过了两天没见什么动静，我实在忍不住，向妈妈问起偷吃饺子的事儿，我觉得就算妈妈不高兴，我也要让她改掉这个毛病。可没想到妈妈不但没生气，反而哈哈笑起来，说：“你不知道吧，你爸爸回你姥爷家很自卑的，几个小姨丈都会几手厨房绝活，你爸爸什么都不会。我就一样一样地教他，可他包饺子饺子坏，包包子包子破，为了让他有信心学下去，我在厨房里直接就把坏的吃掉，不让它们上桌。”

原来是这样！我心里的一块石头落了地，顿时轻松了。转念一想，不行，得把这个原委告诉爸爸，打消他的“小人之心”。

于是，第二天我就对爸爸说了，还特地说明：“妈妈那是为了你好。”没想到爸爸听后，笑得比妈妈还厉害，我睁大眼睛看着他，纳闷极了。爸爸摸着我的头，说：“小傻瓜，那天我一看到你妈妈吃的是破饺子就明白了。我呀，其实早就学艺成功，可看到你妈妈老是舍不得吃，我就故意包坏一些，估摸着这样她就能多吃一点，只是那天才亲眼看到。”

啊，原来是这样，只有我没明白其中的连环套啊！

我假装生气，追打着爸爸，妈妈正好进屋来，她说：“你们爷俩这是唱的哪出啊？”

我想了想，说：“这是个秘密！”我暗暗得意起来，这回我是胜者，因为我知道了爸妈各自的秘密！

（**推荐者**：奕　萍）

（**发稿编辑**：朱　虹）

（**题图**：孙小片）



·我的故事·

下苦人是一句方言，指的是身份低贱的苦命人。在生活中，你遇到过下苦人吗？你又是如何对待他们的呢？



下苦人

李金海

我在一个学院里当副院长，主管后勤。一天，我在院里转悠，远远见到水工组的几个人在一个污水井旁边议论。我认识其中一个叫老曹的，他老实憨厚，说话有点结巴，和我算是老乡。

我走过去，只见污水井的盖子开着，一股污浊之气飘了过来，原来是污水井堵塞了，需要疏通。那几个人见我走近，不再议论，和我打了招呼就不吱声了。就在这时，老曹说话了："我，我来。"说着他就下到井里，忍着恶臭仔细地弄着。我探头望着他，点头夸了几句便走了。

一个礼拜后，我家下水道堵了，我就给水工组打了电话。很快维修的人就来了，正巧是老曹。他手脚麻利地疏通了下水道，正准备走，我连忙拉住他，道了声辛苦，请他坐下，把泡好的茶递给他，又给他点上烟。他很感动，接茶的手都有些颤抖。

"您，您是好人呐，这样……对待……我们下苦人！"老曹说着，有些拘谨地喝茶抽烟。为了让他放松下来，我和他唠着闲话，可他还是放不开，待一根烟抽完后，老曹便起身告辞了。我塞给他一盒烟，他客气一番，接了过去。

自那以后，我和老曹变得熟悉起来，老曹的话也渐渐多了。一天，老曹特地跑到我办公室，说他儿子小曹定于周日结婚，让我去他们村里捧个场。我二话没说便答应了。

周日那天，我早早来到老曹家参加酒席，老曹特意过来给我敬酒，聊到小曹，他叹了口气，说："小曹，这孩子，会……会电工，也有证，但现……现在还没……没找到合适的工作。"我便安慰他两句，说总会找到的。老曹感激地笑了笑。

谁知两个月后的一天晚上，老曹到了我家，还带了一包土特产。他坐下后，支支吾吾半天才开了口。原来，老曹打探到学院电工组的一个电工准备辞职，他想让儿子小曹来补这个缺。我便说我去了解一下情况，如果属实，小曹反正是有证的，过来工作也未尝不可。老曹非常感激，临走还握着我的手不断道谢，我有些不好意思，硬是塞给他一条烟。

第二天，我就去院里打听了一番，发现老曹说得没错，于是我就和院里的人事打了声招呼，很快，小曹就来电工组上班了。为此，老曹又提着一包礼物来我家答谢了，我推脱不掉，只好收下，又拿了些东西塞给他，算是返还。

此事过后还不到一个月，老曹又来找我了，说小曹小两口这么年轻，这么分着，不是个事，让我给他儿媳妇在学院找个轻松点的差事干干。我先是一愣，随即笑笑说："我看看吧。"其实我有些不情愿，但老曹也算是我老乡，人还那么老实本分，能帮的就帮一点儿吧。这么想着，我又去院里打通了关系，于是老曹的儿媳妇便成了我们职工食堂的收银员。

可让人没想到的是，几天之后，老曹又来找我了，说："电工组旁边有一间破房子，一直闲着，就让小曹他们小两口住了吧！"



我哭笑不得地说："那里住人不合适……"话还没说完，老曹抢着说："合适合适，房子我已经收拾好了。"这时我才注意到，老曹和我说话倍儿溜，竟没有一点儿磕绊了。

我无奈之下只能应承下来。临走时，老曹说："我们下苦人忘不了您的大恩大德！"我挥挥手，懒得再搭理他。

从此，我见了老曹就绕开走，实在躲不过，便点个头，快步走开，但每次老曹都会追上来，热情地招呼我。

两个礼拜后的一天晚上，我正在家看电视，门外传来了敲门声。我隔门问是谁。

"我，老曹。"门外朗声答道。

我叹了口气，打开门，只见老曹满脸笑容地站在门口，身后还跟着他老婆。

老曹一进门，就自来熟地坐上沙发，接过我泡好的茶喝了一大口，又掏出烟递给我，说："你随意。"随后他指着他老婆，一本正经地说，"好体力，样样活儿都能干。"

我皱起眉头，竟然有点儿结巴了："这，这个，怎么？"

"嗨，做你们家的保姆啊！"老曹用肯定的语气说道。

"谁说我要保姆？"我瞪圆了眼睛，心里一阵惶恐。

"我说的。瞧，你家该有个保姆。"老曹摆摆手说，"什么工钱不工钱的，看着给吧！你最体谅我们下苦人了！"

我瘫坐在沙发上，不知如何是好。

（发稿编辑：赵嫒佳）

（题图、插图：孙小片）







苦命的司机



■ 张春风

这天，辉子拎着一个沉重的口袋，等在马路边，准备拼车去县城。过了一会儿，一辆出租车停在跟前。

辉子问："去县城多少钱？"司机笑眯眯地说："老价格，15元！"于是，辉子上了车，抬眼一看，车上已经坐了两个乘客。

几分钟后，坐副驾驶的乘客说："师傅，前面停一下，用支付宝行吗？"司机试探着问："你没有现金吗？"乘客说："我没带！"司机只好告诉他账号，说："你付完让我看下手机！"付完车费，乘客下了车。

又过了几分钟，另一个乘客说："师傅，路口停一下，能微信支付吗？"司机有些为难："你也没带现金？"乘客说："现在出门带手机就行，多方便啊！"司机只好告诉他微信号，说："你付完让我看下手机！"支付成功后，乘客也下了车。

车子继续往前开，辉子诧异地问："师傅，为什么你非要现金支付呢？支付宝和微信都一样啊！"司机叹了口气说："唉！我不会用支付宝和微信，没办法收钱！"

辉子问："那刚才的支付宝是？""我老婆的。"

"微信呢？""我女儿的！"

辉子恍然大悟。

说话间，辉子到目的地了，他乐呵呵地说："放心，我给你现金，不过，都是一块钱的硬币！我是卖豆腐的，正要去银行存钱！"

司机接过硬币，满脸的沮丧："唉，这趟车白跑了！"辉子好奇地问："怎么会呢？起码，我给你了15元呀！"

司机哭丧着脸说："你不知道，我还有个两岁多的儿子，在家里约法三章，我收的硬币全得给他坐摇摇车……"

（发稿编辑：朱　虹）



免费供应

■庞启帆　编译

克里斯是一家肉铺的老板。这天早上，一个年轻漂亮的女人带着一个6岁左右的小男孩来到了他的店铺，克里斯马上上前热情招呼。

谁知，女人笑道：“怎么，克里斯，不认识我了？”



克里斯盯着女人，脸色很快就变了，他惊慌地说：“丽莎，是你……”

“别慌，克里斯，我不是来纠缠你的，我只是来告诉你，这孩子是你的。你打算怎么对他？”丽莎仍然笑着说。

克里斯的脸白了又红，红了又白。许久，他瞪着孩子说道：“好吧，我每天给你们母子提供免费的肉，但我不想看见你，你让孩子来拿，一直到他16岁为止。”

从此，这个男孩每天都会到克里斯的店里来，按照妈妈的吩咐告诉克里斯要哪块肉，克里斯切好肉给男孩，从不收他一分钱。男孩接过肉就走，克里斯则皱着眉头看男孩离开。

一晃十年过去了，男孩每天都来，风雨无阻。这天，男孩又来到了克里斯的肉店。克里斯把肉递给男孩后，笑着说道：“孩子，这是你最后一次在我这儿免费拿肉了。呵呵，我真想看看你妈妈听到这句话后脸上的表情。”

男孩回家后，把克里斯的话告诉了他的妈妈丽莎。丽莎听了，笑着对儿子说：“儿子，你明天带着钱去买肉，然后告诉他，这十年来，我们每天吃的面包、喝的牛奶和用的日用品也都是免费的，你看看他脸上是什么样的表情。”

（推荐者：典　纨）

（发稿编辑：赵嫒佳）





没有租不出去的房

■ 潘李君

老蔡的母亲过世后，家里多出了一间屋子，老蔡打算把它租出去。出租广告贴出后，很快有人来电咨询了。老蔡是个老实人，如实相告空屋的情况，并说本来月租金400元，现在只要300元。不料话没说完，对方就挂电话了。转眼三天过去了，那些租客一听房间里死过人，就立马没了下文。想想也是，谁乐意住死过人的屋子？

老伴知道后，把老蔡好好数落了一顿，说他太傻了，为什么非得告诉人家屋子里死过人呢？于是，再有人上门看房时，老蔡便有意隐瞒了真相。果然一切十分顺利，眼看就要签租房合同了，谁知房客的同伴突然跑过来，用家乡话叽里呱啦说了一通后，那房客立时变了脸色，连说不租了，然后逃也似的走了。

如实相告嘛，人家忌讳；刻意隐瞒嘛，终究是纸包不住火。老蔡不由连连叹气，看来这房子铁定租不出去了。

到了暑假，老蔡在外读大学的孙子小蔡回来了。小蔡得知空屋租不出去后，哈哈一笑：“爷爷，看我的，我保证让这房子租出去。”

小蔡重新做了一份广告张贴出去，并写上了自己的手机号码。果然，没过多久，房子不但租出去了，租金还比原先贵了一百多元。

老蔡对孙子佩服得五体投地，忙问用了什么高招。

小蔡得意地说：“我跟房客说，该屋子是全市唯一的‘寿星房’，我太奶奶生前住在那儿，整整活到101岁，因此每月加收101元。”

（发稿编辑：王　琦）

学拳要趁早

■ 邹胜龙

迈克出身于拳击世家，出道后很快成为拳坛霸者，连续五十多场比赛全部获胜，其中绝大多数是以击倒对手的方式胜出。

这天，迈克迎来了新的挑战。对手是个名叫约翰的新人，没什么名气，块头也比迈克小一号，迈克没把他放在眼里。

谁知几个回合下来，迈克却越打越吃惊。他虽然占了上风，可约翰还是活蹦乱跳的，要是换了以往的对手，早已倒地落败了。



在观众们山呼海啸般的加油声中，两位拳手肉搏着，脸上、身上都染满了鲜血。最后，迈克支撑不下去了，他再也无法承受对方的攻击，轰然倒地，只能在裁判的数秒声中，迎来他的首败。

迈克简直难以置信！他深知，约翰能赢得胜利，完全靠他的抗击打能力，那简直异于常人。如果不是约翰身上也有伤口在流血，迈克简直要怀疑那究竟是不是血肉之躯。

赛后，迈克大度地向约翰表示了祝贺，苦笑道："我父亲曾是位统治拳坛数十年的拳王，在他的督促下，我刚满五岁就开始学打拳，这些年来一直未遇对手。今天碰到你，才知道什么叫天外有天。"

约翰撇撇嘴说："老兄，五岁才接触拳击是不是太晚了？同样都是拳手，我母亲的影响力远大于你父亲。"

"你母亲是哪位拳王？她什么时候启蒙你的？"

"我母亲只是名普通拳手，但她在职业巅峰期怀上了我，打了很多场比赛，直到后来才知道自己怀孕了。"约翰扫了迈克一眼，"早在娘胎里的时候，我就不知道经受过多少重拳的摧残，还会在乎你这几下子？"

（发稿编辑：赵嫒佳）







非久留之地

■谢元清

大李与小李是摄影发烧友，这一天，哥俩结伴到非洲大草原拍野生狮群，忽然，一头雄狮发怒，张牙舞爪地向他们扑来。大李手脚灵便，“刺溜”爬上一棵大树；小李走投无路，“扑通”跳进一口齐腰深的池塘。

大李转危为安，长长舒了一口气，往远处一望，却惊得说不出话来：狮子把小李追进池塘后，守株待兔般端坐在岸上，盯着小李不走了。

幸好过了几分钟，那畜生听到远方狮吼，朝前望了望，大摇大摆地走了。小李见狮子一走，就像死刑犯获得了特赦令，赶忙连爬带滚爬上岸。哪知，那畜生见小李上岸，又调转头，龇牙咧嘴地扑过来。小李没奈何，只好再次跳进水里。

过一会儿，狮子失去了耐性，干吼两声，又扭头走了。小李一见机会来了，又迫不及待地爬上岸。哪料，狮子见小李上岸，马上踅了回来……

这狮子就像中了邪似的，竟和人玩起了拉锯战：小李一上岸，它就追；小李一跳下水，它就走……

树上的大李看到这一幕，气坏了，急得扯开嗓门大喊：“笨蛋！等狮子走远了再上岸！”

可是，小李就像没听见似的，任凭大李把声音喊哑了，他依然我行我素，继续与狮子玩捉迷藏。

最后，大李只能脱下一只鞋扔过去，把狮子引开，小李才得以脱险。

两人化险为夷，大李下了树，见到落汤鸡似的小李，刚才憋着的火终于爆发了：“你有病啊，为啥不等狮子走远了再上岸？”

小李拧着衣服上的水，咆哮道：“你以为池塘是久留之地啊！那儿有两条鳄鱼正凶巴巴地盯着我，它们是吃素的呀？”

（发稿编辑：赵嫒佳）



广告的效果

■汪小弟

皮斯经营着一家化妆品公司，生意不错，渐渐过上了富豪的生活。但他并不满足，觉得现在的妻子脸上皱纹多了，身体臃肿了，而且也没情趣了。他想有一个更漂亮、更有情趣的女人来陪伴自己，于是甩出了一百万和妻子离了婚。

离婚后，皮斯急着想找一个年轻漂亮的女人，助手建议他在电视上打个征婚广告，他同意了。很快，电视上滚动播出了这样一则广告：男，40岁，独自带一女儿，有私人公司，银行存款千万，别墅两套，豪车两辆，有意者请与我联系！

征婚广告播出的当天下午，皮斯就接到了一个男子的电话："皮斯先生，你的广告让我很动心，不过你的女儿现在在我手里，赶快拿一百万来赎她，不许报警，否则你女儿就……"

皮斯浑身哆嗦着瘫在了沙发上，女儿可是他的宝贝疙瘩，他就是倾家荡产也不能让女儿受到伤害。于是他拨通了助手的电话，急促地说："快、快给我准备一百万！"助手在电话里问他："播出的广告有效果了？"皮斯崩溃地说："是有效果了！我女儿被劫匪绑架了……"

很快，皮斯就把一百万打到了劫匪提供的账户上。劫匪倒也守信用，当天晚上，就用一辆轿车把女儿送了回来。看着安然无恙的女儿，皮斯问："知道绑架你的人是谁吗？"

女儿惊奇地看着皮斯说："什么绑架？是妈妈接我去了她那里，吃完饭又让一个叔叔把我送回来的。"

"什么！"皮斯又一下子瘫在了沙发上。

这时，只听女儿说道："妈妈说，谢谢你又给了她一百万！"

（发稿编辑：朱　虹）

（本栏插图：包丰一　顾子易）

